



00634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二十

富陽夏氏校本

宋紀一百二十

起重光

大荒落十一月

凡一年有三月

盡弦默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文昭仁憲孝皇

帝

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己巳朔邵宏淵遣統領崔舉及

金人戰於定山敗之庚午金左司郎中兀不喝等聞

赦入白東京卽位改元事金主拊髀歎曰朕本欲滅宋

後改元大定此豈非天乎因出其素所書以示羣臣卽

預志改元事取一戎衣天下大定也是日以勸農使完

顏元宜爲浙西道兵馬都統制刑部尙書郭安國副之

壬申以知潭州張浚判建康府召王權還以李顯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

一

忠代將其軍

時劉錡病甚求解兵柄留其姪中軍統

制劉汜以千五百人塞瓜州李橫以八千人固守詔錡

還鎮江金人攻瓜州汜以克敵弓射卻之葉義問至鎮

江見錡病劇以橫權錡軍督兵渡江眾以爲不可義問

彊之汜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鐵騎奄至

江上汜先退橫以孤軍不能當亦卻失其都統制印橫

左軍統制魏俊右軍統制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義

問聞之惶怖退走曰陸路趨建康市人皆媒罵之金

人游騎至無爲軍守臣韓髦棄城走乙亥金主臨江

築臺自被金甲以登刑白黑馬祭天投羊豕於江召奔

睹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濟江矣蒲盧渾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金主怒曰爾昔從梁王

追趙構豈皆大舟耶誓以明日渡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兩丙子金主置紅黃二旗於岸上中建黃屋坐其下以號令進止紅旗立則進黃旗仆則退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趣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權敗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眾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金主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

二

直薄官軍軍小却允文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土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鱗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凡不死於江者金主悉敲殺之遂召諸將帥謀北還且分兵渡江李通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眾散於前敵乘於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兵渡江斂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金主然之允文知金兵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泊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楊林河

口明且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詔  
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  
因退師已寘憲典新將李世輔也願一戰以決此雄金  
主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漢  
臣教金主濟江者也考異金史李通傳云金主旣渡江  
舟相對射者良久兩舟先逼南岸水淺不得進與宋  
士百餘人海陵遂還和州而此蓋遂爲所獲亡也又北盟  
會編云時風色已作望楊林口有一舟出江次復首尾  
相銜而出凡十七舟楊林口忽生沙壅斷餘舟皆不可  
出乃急命發戰船水軍蔡路車每舟數百兵發一海  
動允文命當塗娥眉臺中軍人皆說諭民兵曰此是必  
死之地若齊心求其萬一有歸理民兵皆然之會風忽  
止官軍以力衝其舟人金人之舟底闊如箱不諳水道  
勝矣遂皆併力殺金人金人之舟底闊如箱不諳水道  
皆不能用力其能施弓箭者五七人而已遂盡死於江  
中有一舟流至薛家灣薛家灣在采石下遂盡死於江  
其以硬弓齊射舟中之人各破一二百箭往綴屍於  
板而死取金人之舟視之乃用和州民舍板造者每舟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

三

可載二十人板木釘夾皆不如法是役也金人有四十二  
舟在楊林出江者止十七官軍止有海鯨十艘迎戰二  
戰艦終不出允文追蔡韓二將各已卯虛恨蠻犯嘉  
鞭之百所載互異今從允文本傳  
州籠蓬堡官軍大敗副將鄭祥等爲所殺 庚辰金主  
引軍趣淮東過烏江觀項羽祠歎曰如此英雄不得天  
下誠可惜也 癸未吳璘病自仙人原還興州留姚仲  
節制軍事 甲申贈姚興魏俊王方官 是日金主至  
揚州 劉錡以順昌之捷威名爲金人所憚金主之南  
侵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  
敢當者皆隨姓名以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  
曰吾自當之至是錡命盡焚城外居屋以聖白其城壁  
書曰完顏亮死於此金主多忌見而惡之遂趣瓜州居  
龜山寺人眾不可容遂致生變云 金曹國公在東京

追尊考幽王爲皇帝謚簡肅廟號睿宗妣蒲察氏曰欽  
慈皇后李氏曰貞懿皇后羣臣上尊號曰仁明聖孝皇  
帝追復東昏王帝號謚武靈廟號閔宗陵曰思陵別立  
廟封子實魯刺爲許王胡士瓦爲楚王 乙酉劉汜貨  
死英州編管江州統制李貴忠義首領孟俊復順昌府  
金州將邢進復華州 丙戌任天錫復陝州 丁亥

李顯忠至采石虞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州兵  
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  
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牐儲水深  
數尺塞瓜州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  
二十餘萬允文以戰艦數少不足用聚材改治之命張  
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爲援謁劉錡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 四

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  
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提  
舉萬壽觀尋以成閔等爲招討使閔淮東李顯忠淮西  
吳拱湖北京西 戊子吳璘復力疾上仙人原 己丑

膠西捷奏至帝大喜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爲天下倡  
矣卽賜詔獎諭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 壬權貨

死瓊州編管 是日金曹國公自東京如中都 庚寅

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  
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金主笑曰  
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願駐揚州力農  
訓兵徐圖進取金主拔劍欲斬之哀謝良久杖五十而  
釋之遂還揚州使符寶郎耶律沒答獲神果軍扼淮渡

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乃出內箭飾以金龍題曰御箭繫帛書其上使人乘舟射之南岸其書言宋國遣人焚毀南京宮室及沿邊買馬招誘軍民今興師問罪義在弔伐大軍所至必無秋毫之犯以此招諭南人於是鎮江軍亦縱所獲金軍士三人齎書數金主罪李通奏其書卽命焚之金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金主命眾刃剄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眾益危懼甲午令軍中運鴉鵲船於瓜州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斬諸將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滄殺之禍退有敲殺之憂奈何其中一人曰等死死中求生可乎眾皆曰願聞教有總管萬戴者曰殺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

五

郎主卻與宋通和歸鄉則生矣眾皆曰諾乃決計於浙西都統制完顏元宜猛安唐括烏野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卽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曰待王祥至謀之元宜本耶律氏賜姓完顏王祥者元宜子爲驍騎副都指揮使在別軍者也元宜召王祥至與諸將約詰旦衛軍番代卽行事金主有紫茸等細軍不肯臨敵專以自衛眾患之蕭遮巴曰晚朝奏遣細軍東取海陵則事可濟矣從之乃謂細軍曰淮東子女玉帛皆逃在泰州我輩急渡江汝輩何不自白郎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金主許之於是細軍去者過半駙馬都尉唐括安禮金主妹壻也能文知兵掌黃頭女真金主聞東京之變遣安禮以本部兵歸故諸將益

無所憚乙未黎明元宜王祥與武勝軍都總管徒軍守  
素猛安唐括烏野謀克幹盧保婁薛温都長壽等率眾  
薄御營金主謂南人劫營驚起求劍甲不得左右親兵  
盡散走諸將射帳中矢下如雨金主取視之曰我兵也  
近侍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金主曰走將安往方  
取弓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幹魯補先刃之手足猶  
動遂縊殺之年四十驍騎指揮使大磐整兵來救王祥  
出語之曰無及矣大磐乃止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  
乃取大磐衣巾裹金主尸焚之收其嬪妃五人及李通  
郭安國徒單永年梁琬大慶山等皆殺之初金人之犯  
邊也樞密院編修官莆田鄭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  
自斃又有客詣葉義問上書言以太一局考之金主不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

六

煩齊斧冬至前當有蕭牆之變已而皆驗是日天重陰  
有樞密行府使臣胡斌者知天文謂樞密院檢討洪邁  
曰昨夕四鼓濃雲塞空欲雪而東北忽穿漏一大星墜

蓋金主死祥也未幾有軍中被鹵散人張眞及虢州簽

軍雷政相繼渡江來歸報金主被弑編中輿北盟會

盟記神麓記采石斃亮記采石戰勝記正隆事跡記揚

王江上錄諸書言金海陵被弑事其謀逆者或無主名

或雖有主名而與金史大異且不及完顏元宜唐括烏

野殊多參漏按金史海陵紀逆臣傳允文傳有爲王江

謀遺細軍事金史失載而宋史虞允文傳有爲王江

上錄尤爲委曲詳盡此事必不可遺今以逆臣傳爲主

備而萬戴蕭迪巴唐括安禮等事則擬取諸書以補其未

死於二十七日止乙未也宋金

二史本紀並作乙未今從之

子女玉帛鹵掠無遺考異宋史高宗紀乙未金 戊戌

金都督府遣人持檄來鎮江軍中議和 十二月庚子

楊存中虞允文渡江至瓜州以察敵情 金舟師犯慈

湖鄂州軍擊卻之金統軍劉蕘聞敗遂退師 楊椿夜

攻金人殺其帥高定山復廬州 壬寅天有白氣 癸

卯復岳州舊名 右軍統領沙世堅復泰州金細軍棄

城而去 甲辰虞允文自鎮江入見帝慰藉嘉歎謂陳

俊卿曰虞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詔免扈從往

兩淮措置允文至鎮奏收兩淮三策不報 乙巳李顯

忠自慈湖引兵渡江 判建康府張浚至岳陽買舟冒

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方焚采石烟

焰漲天愼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求乘輿所在

而已時長江無一舟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過池陽

聞金人尙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

七

浚以爲從天而下浚謂顯忠曰聖駕將巡幸至此而賊

未退得無慮乎顯忠乃以大軍濟江去和州三十里與

金人相持浚赴建康先牒通判劉子昂辦行宮儀物

丙午淮東統制王選等復楚州 丁未吳拱遣將牛宏

等復汝州 戊申帝發臨安建王從行先是侍御史吳

芾求對乞以建王爲元帥先往撫師史浩遺大臣書言

建王生長深宮平居未嘗與諸將接安能辨此議者又

謂上親征可使王居守浩復以爲不可帝欲令王徧識

諸將遂扈蹕如建康時方雨雪帝御檀笠乘馬王亦騎

從雨漬朝服畧不少顧而宰相以下多肩輿者 庚戌

金人自盱眙渡淮北去癸丑鄂州水軍統制楊欽以舟

師追至洪澤鎮敗之是夜鎮江統制吳超遣將段温等



追金人至淮陰縣又敗之獲其舟船糧食甚眾 淮東

統制劉銳陳敏入泗州 甲寅李顯忠與金人戰於楊

林渡卻之乙卯江北金人悉去李顯忠復入和州吳璘

遣將復水洛城金人復破汝州殺戮殆盡丁巳李顯忠

遣統制張榮追金人至全椒敗之得所掠老弱萬餘口

是日金主雍至中都戊午謁太祖廟己未御貞元殿

受百官朝 庚申吳璘遣將復治平砦 甲子金顯壽

二州巡檢高顯以壽春府來降 金太子光英頗警敏

海陵嘗言俟太子年十八以天下付之朕當日游宴宮

掖苑園中以自娛樂光英誦孝經一日忽謂人曰經言

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何謂不孝對曰今民家子博奕

飲酒不養父母皆不孝也光英默然良久曰此豈足為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

八

不孝耶蓋指言父亮弑母事及伐宋徒單后與光英挽

衣號慟亮亦泣下曰吾行歸矣命光英居守時年十二

以陔滿訛里也為太子少師兼河南路統軍使以衛護

之完顏元宜既弑亮都督府移文訛里也是月殺光英

於南京徒單后如中都居亮母大氏故宮頃之金主憐

其無依詔歸父母家於會甯歲賜錢二千貫奴婢皆給

官廩大定十年卒

三十二年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帝在鎮江 是日

金主不視朝減膳徹樂謂判大宗正事忽魯等曰朕每

見天象變異輒思政事之闕寤寐自責不遑凡事必審

思而後行猶懼獨見未能盡善每令羣臣集議庶幾無

過舉也忽魯宗望子也 己巳金人犯壽春府忠義將

劉泰戰死金兵亦退

庚午帝發鎮江

金主謂宰相

曰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有才能高於己者或懼其

分權往往不肯引置同列朕甚不取卿等毋以此爲心

辛未金主御太和殿宴百官宗戚命婦賜賚有差

壬申帝至建康張浚入見

丙子

祧翼祖主於夾室

金主如大房山獻享山陵禮畢欲獵而還左丞相晏等

諫曰邊事未甯不宜游幸遂還宮因諭晏等曰朕常慕

古之帝王虛心受諫卿等有言卽言毋緘默以自便

己卯李顯忠引兵還建康

庚辰

罷郡守年七十者

辛巳金兵部尙書可喜與延安府同知李老僧謀反伏

誅老僧一名惟忠可喜材武過人很戾好亂自以太祖

孫頗有異志金主初至中都

倥偬多事扈從諸軍未暇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九

行賞有怨言可喜與惟忠及幹論幹里朶梁璋布輝謀

欲因軍士怨望以作亂旣而謀不遂可喜璋布輝乃擒

惟忠幹論幹里朶等詣有司自首下獄治可喜初不肯

承幹論面質之然後款伏金主念兄弟少太祖孫惟數

人惻然傷之詔罪止可喜一身其兄弟子孫皆不緣坐

遂誅可喜惟忠幹論等璋布輝並除名

歷城

辛棄疾

少師蔡伯堅與黨懷英同學人號爲辛黨始筮仕決以

著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離遂決意南歸海陵死

中原豪傑並起耿京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

東河北忠義兵馬棄疾爲掌書記卽勸京決策南向僧

義端者喜談兵棄疾間與之游及在京軍中義端亦聚

眾千餘棄疾說下之使隸京義端一夕竊印以奔金京

大怒欲殺棄疾棄疾急追義端斬其首歸報京益壯之至是令棄疾奉表來奏事乙酉召見嘉納之授棄疾承務郎天平節度掌書記并以節度印告使召京時有陳駐蹕利害者陳康伯不能決帝命侍從臺諫同赴都堂集議侍御史吳芾謂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給事中金安節亦言淮孺瘡痍之人甫遂歸業賴聲勢以幸安堵一旦聞戎輅還軫恐乖始望眾不從遂定回鑾之議己丑金遣高忠建張景仁來告卽位左司員外郎洪邁充接待使知閤門事張掄副之庚寅金行納粟補官法詔新復州縣搜訪仗節死義之士金遣右副元帥完顏謀衍牽師討蕭窩幹壬辰洪邁張掄入對帝謂輔臣曰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

十

朕料此事終歸於和卿等欲首議名分而土地次之蓋卿輩事朕不得不爲此言在朕所見當以土地人民爲上若名分則非所先也何者若得復舊疆則陵寢在其中使兩國生靈不殘於兵革此豈細事癸巳太白晝見丙申以楊存中爲江淮荆襄路宣撫使虞允文副之帝嘗謂湯思退曰楊存中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故有是命給事中金安節起居舍人劉琪繳還言存中頃以權勢太盛人言籍籍陛下曲示保全俾解軍職今復授以茲任事權益隆豈惟無以慰海宇之情亦恐非所以保全存中也倘以允文資淺未可專任宜別擇重臣以副盛舉奏入帝怒謂輔臣曰琪父爲張浚所知此奏專爲浚地耳宰相召琪諭旨且曰再繳累及張公琪

曰琪為國家計豈暇為張公謀執奏如初乃改命存中  
措置兩淮允文為川陝宣諭使措置招軍市馬及與吳  
璘相見議事琪子羽之子也 初魏勝起義時無州郡

糧餉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勝經畫市易課酒榷鹽勸  
糶豪右環海州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浚隍塞關隘在

軍一日未嘗懈弛恆如寇至方糾集遠邇犒勞士卒期  
約有日會海陵被弑其兵北歸勝益得自治軍旅人皆

精銳獲金謀者犒以酒食厚賂遣還有自北方來歸者  
與之同臥起其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窶自是山東河

北歸附者日眾得金人虛實悉以上聞又第其忠義士  
功能假授官資因李寶轉達於朝悉如所請考異同臥

海陵既死後薛鑑敘入復海州  
時誤也今據宋史魏勝傳改正 金主追冊故妃烏林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

七

答氏為昭德皇后 金翰林待制大穎以言盜賊忤廢

帝杖而除名補闕馬欽以諂事廢帝得幸二月己亥起  
穎為祕書丞欽除名 庚子虞允文陛辭言金主既死

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  
則海內氣伸帝以為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璘經略中原

興州統領惠逢等復河州 壬寅金人犯汝州守臣  
王宣逆戰敗之 癸卯帝發建康 楊存中議廢江淮

州縣給事中金安節言廬之合肥和之濡須皆昔人控  
扼孔道魏明帝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析山

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孫權築濡須塢魏軍累次不克  
守將如甘甯等常以寡制眾蓋形勢之地攻守百倍豈

有昔人得之成功今日有之而反棄之耶且濡須巢湖

之水。上接店步。下接江口。可通漕舟。乞擇將經理存中。議遂格。惠逢復積石軍。又克來羌城。丁未。太尉威武軍節度使劉錡卒。錡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嘗爲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啼輒止。至是以劉汜敗。發怒嘔血數升。卒諡武穆。金有。近侍進言欲罷科舉者。金主問尙書令張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曰。有之。曰。誰歟。浩曰。秦始皇。金主顧近侍曰。豈可使我爲秦始皇事。遂寢。己酉。王宣及金人再戰於汝州。庚戌。金以全軍來攻。宣敗績棄城去。癸丑。金詔降廢帝。幸臣蕭玉敬嗣暉許霖等官放歸田里。乙卯。帝至臨安。甲子。金澤州刺史特末哥及其妻高福娘伏誅。乙丑。王宣敗金人於確山。於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

三

是趙擲自信陽歸德安而宣亦還屯襄陽。金人復取蔡州。丙寅。瘞欽宗重于昭賢寺。立虞主帝親遣奠。宰執議帝宜服袍履。禮部侍郎黃中曰。三年天下之通喪。堯舜三代之所共也。後世以日易月。已有愧於古矣。然猶於二十七日釋服之後。因事則服之本朝典故。大葬敢攢必服其初服是也。若曰。今十月而葬。不可復服。則真宗九月而葬。何爲亦服初服乎。以故事考之。衰服爲當前二日。陳康伯等進呈。帝覽奏曰。朕爲天子。豈可使事兄之禮。過於事父中。至都堂。朱倬謂中曰。徽考大行有故事矣。中曰。此前日之誤。今所當改。奈何復因之。倬曰。帝意實然。臣子務爲恭順可也。中曰。責難於君。乃爲恭耳。閏月癸酉。金人破河州屠其城。甲戌。金主謂宰

臣曰比聞外議言奏事甚難朕於可行者未嘗不從自  
今敷奏勿有所隱 丙子姚仲遣將復原州 戊寅附

欽宗神主於太廟 癸未吳璘遣楊從儀等攻拔大散

關分兵據和尚原金人走寶雞 丙戌給張浚錢十九

萬緡造沿江諸軍戰艦 庚寅王剛破金人於海州

辛卯參知政事楊椿罷 金太和厚德殿火 壬辰姚

仲攻順德軍敗金人於瓦亭砦新店 乙未金兵部侍

郎溫敦木突刺等與窩斡戰敗於勝州 是月張安國

等攻殺耿京辛棄疾還至海州與眾謀曰我緣主帥來

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李寶將王世隆徑趣金

營安國方與金將酣飲即眾中縛之以歸金將追之不

及獻俘行宮斬安國於市 三月壬寅更定金使入境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

三

接伴館伴舊儀 癸卯成閔遣統制杜彥救淮甯擊敗

金人於項城 甲辰金追削李通官職 丁未金使高

忠建等入國門始忠建責臣禮及新復州軍接伴使洪

邁以聞且曰土疆實利不可與禮際虛名不足惜也禮

部侍郎黃中聞之亟奏曰名定實隨百世不易不可謂

虛土疆得失一彼一此不可謂實或又言土地實也君

臣名也先實後名乃今之利兵部尚書陳浚卿曰今力

未可守雖得河南不免為虛名臣謂不若先正名分名

分正則國威張而歲幣亦可損矣 戊申錄文宣王四

十九世孫孔瑄為右迪功郎 吳璘復德順軍璘初至

城下自將數十騎遶城守陴者聞呼相公來觀望咨嗟

矢不忍發璘按行諸屯預治夾河戰地斬不用命者先

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土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十至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其人卽殊死鬪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大風雷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 辛亥金以廉平誠諭中外官吏 王子金使高忠建等見於紫宸殿詔館伴使徐壽等以所定禮示之忠建固執帝特許殿上進書及升階猶執舊禮陳康伯以義折之忠建語塞乃請宰相受書康伯奏曰臣爲宰相難以下行閣門之職忠建奉書跪不肯起康伯呼壽至榻前厲聲問館伴在館所議何事壽徑前掣其書以進忠建氣沮帝嘉歎之 癸丑金人圍淮甯府守臣陳亨祖死之舉家五十餘人皆死事聞贈容州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 古

觀察使 甲寅吳璘自順德軍復還河池金人犯鎮戎軍 丁巳遣洪邁等賀金主卽位 戊午知蘭州王宏拔會州 金人陷淮甯府統領戴規戰死成閔歸自淮東 辛酉金人攻原州 是春淮水暴漲中有如白霧其闊可里所其長互淮南北又有赤氣浮於淮南自高郵軍至興化縣若血凝而成者 夏四月丁卯朔姚仲遣兵救原州 己巳金右副元帥完顏謀衍等敗窩斡於長樂 辛未金降廢帝亮爲海陵郡王諡曰煬海陵之弑也都督府以其柩置南京荆館至是詔與其子光英同葬於大房山鹿門谷諸王兆域中 乙亥金詔減御膳及宮中食物之半 金完顏謀衍復敗窩斡於霧縠河 戊寅以御史中丞汪澈參知政事 辛巳金

主宴夏使於貞元殿故事外國使三節人從皆坐廡下  
賜食金主察其食不精腆曰何以服遠人之心掌食官  
皆杖六十癸未夏使朝辭乞互市從之初議遣使如  
金報聘且賀卽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  
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  
振帝然之遂遣洪邁等使金主謂輔臣曰向日講和本  
爲梓宮太后雖屈己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  
宜正名畫境朝儀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  
有四事戊子邁等辭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  
宗陵寢隔闕三十年不得以時灑掃祭祀心實痛之若  
彼能以河北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己亦何所惜  
邁至燕金閣門見國書不如式抑令於表中改陪臣二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

五

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自旦及  
暮水漿不通三日乃得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  
可乃遣還壬辰金詔征契丹部將士曰應契丹與大  
軍未戰而降者不得殺傷仍安撫之以後招誘來降者  
除奴婢以己鹵爲定其親屬使各還其家仍官爲贖之  
是月大雨淮水暴溢數百里漂沒廬舍人畜死者甚  
眾金人發諸路兵二十餘萬復攻海州先遣一軍自  
州西南斷魏勝軍餉道勝擇勇悍士三千餘騎拒於石  
闡堰金兵不能進逮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  
來奪勝率眾鏖戰殺數千人餘遁去勝還入城無何金  
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或獨出擾之使不  
得休息又間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旣而金人併



力急攻勝告急於李寶實以聞 五月戊戌金遣元帥  
左監軍高忠建會北征將帥討契丹 己亥金右副元  
帥完顏謀衍坐逗遛召還京師罷之 壬寅姚仲及金  
人戰於原州之北嶺官軍大敗 金立楚王允迪爲皇  
太子 戊申復以楊存中爲醴泉觀使奉朝請罷御營  
宿衛司 辛亥鎮江都統制張子蓋率兵救海州進次  
石湫堰金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  
統制張玘略陣中流矢死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  
入陣魏勝等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死者半  
圍遂解子蓋俊從子也 甲辰命張浚專一措置兩淮  
事務兼節制淮東西沿江州郡軍馬 壬戌置御前萬  
弩營募淮民爲之從張浚請也浚謂敵長於騎我長於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

六

步制騎莫如弩衛弩莫如車乃令專制弩治車 帝之  
還臨安也傳位之意已決懲宣和吳敏輩自以爲功不  
以語羣臣中書舍人唐文若獨請對言不宜急速會陳  
康伯乞去位帝曰更待數月康伯喻意不復言旣而帝  
益倦勤康伯密贊大議且曰今不正名恐下有疑似之  
心且諸將分屯江上必使之曉然咸知聖意遂草立皇  
太子手詔以進甲子內降詔立皇子瑋爲皇太子更名  
昀 是月吳璘攻熙州拔之初三大將之出也興州路  
得秦隴環原熙河蘭會洮州積石鎮戎德順軍凡十二  
郡金州路得商虢陝華州凡四郡獨金以重兵扼鳳翔  
故散關之師不得進 六月丙寅朔吳璘次大幽嶺以  
原州之敗檄召姚仲至軍前下河池獄命夔路安撫使

李師顏代將其兵 先是以秦檜舊第爲新宮戊辰名

曰德壽命內侍張去爲領之 庚午以復與金議和罷

三招討司初李顯忠陰結金都統蕭琦爲內應請出師

欲自宿臺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既通則郵延一

路熟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舊部曲數萬以取

河東會詔罷兵乃止 甲戌加贈皇兄子侑爲太師中

書合追封秀王諡安僖妻張氏封王夫人 乙亥尙書

左僕射同平章事朱倬罷侍御史張震右正言袁孚論

其罪故也 是日內出御札傳位於皇太子帝稱太上

皇帝退處德壽宮皇后稱太上皇后 丙子帝行內禪

之禮百官班紫宸殿下有司設黃麾仗五百人太常官

樂工百人設而不用先是帝嘗論太子以傳禪意太子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

七

流涕固辭至是遣中使召太子入禁中復加面諭太子

推遜不受卽趣殿側便門欲還東宮帝勉諭再三乃止

帝遂出御紫宸殿百官起居畢宰相顧慤伯執政葉義

問汪澈黃祖舜升殿奏陛下超然高蹈有堯舜之舉臣

等不勝欣贊第自此不獲日望清光犬馬之情無任依

戀因再拜泣下帝亦爲之揮涕曰朕在位三十六年今

老且病久欲閒退此事斷在朕意非由臣下開陳也卿

等宜悉力以輔嗣君康伯等復奏曰皇太子賢聖仁孝

天下共知似聞謙遜太過未肯卽御正殿帝曰朕已再

三邀留今在殿後矣帝入宮百官移班殿門外宣詔畢

入班殿庭頃之皇太子服袍履內侍掖扶至御榻前拱

手側立不坐奉應官以次稱賀內侍掖扶至於七八乃

畧就坐宰相率百僚稱賀太子遽興康伯等陞殿奏願  
陛下卽御座正南面以副太上皇付託之意太子愀然  
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然此大位懼不克當尙容辭遜  
班退太上皇卽日駕之德壽宮帝服赭袍玉帶步出祥  
曦殿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肯止上皇麾謝再三  
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曰吾付託得人斯無憾矣左右  
皆呼萬歲百官扈從上皇至德壽宮而歸頃之太上皇  
后赴德壽宮是日詔有司議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  
以聞在內諸司日輪官吏應奉德壽宮少有怠慢以大  
不恭論

史臣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成則有餘撥亂  
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 六

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爲者顧乃播遷窮僻  
坐失事機始惑於汪黃終制於秦檜甚而趙鼎張浚  
相繼竄斥岳飛父子殺之於大功垂成之秋一時志  
士爲之扼腕切齒而帝方偷安忍恥匿怨忘親以貽  
來世之譏悲夫

丁丑朝德壽宮 戊寅大赦詔宰相率百官月兩朝德  
壽宮 金詔居庸關古北口譏察契丹姦細捕獲者加  
官賞 己卯以卽位告於天地宗廟社稷 金詔守禦  
古北口及石門關 癸未始御後殿 甲申詔中外臣  
庶陳時政闕失監南嶽廟朱熹上封事首言陛下毓德  
之初不過諷誦文詞比年以來頗留意老釋夫記誦詞  
藻非所以探本原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

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在先天定計定計在罷和議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顧陛下無由知之耳

帝始欲日朝德壽宮上皇以恐廢萬幾不許乃命禮官重定其期禮部侍郎黃中奏謹按漢高帝五日一朝太上皇乞依此故事從之上皇復不許丁亥詔自今月四朝德壽宮復胡銓官知饒州己丑詔有司月奉德壽宮緡錢十萬庚寅金右副元帥僕散忠義大敗窩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

九

斡於梟嶺西陷泉獲其弟梟壬辰詔百官日一人入

對癸巳蝗甲午上太上皇帝尊號曰光堯壽聖太

上皇帝太上皇后曰壽聖太上皇后乙未晦金人屠

原州秋七月戊戌興州中軍統制吳挺復鞏州帝

手書召張浚入見癸卯以爲少傅江淮宣撫使封魏國

公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圖恢復欲遣

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犄角以向中原翰林

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時預樞密議欲城采石瓜州浚

言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

若先城泗州浩不悅遂與有隙及浩執政凡浚所規畫

浩必沮之甲辰命汪澈視師河北京西遣劉琪等

使金告卽位戊申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尋又官其

子孫六人 是夜地震大風拔木 癸丑統制趙搆等

復光州 丁巳罷李寶措置海道 金速頻軍士朮里

古等告完顏謀衍子斜哥寄書其父謀反金主覽書曰

此誣也止訊告者訊之果然朮里古伏誅 戊午恩平

郡王璩入見 壬戌詔李顯忠軍馬聽張浚節制 是

月劉琪使金不至而復初洪邁張掄使回見張浚具言

金不禮我使狀且令稱陪臣浚謂不當復遣使而史浩

議遣琪告卽位至境金人責舊禮不納而還 八月乙

丑朔四川統制高師中與金人戰於摧沙敗死 金左

監軍高忠建破奚於拷撓山及招降旁近奚六營有不

降者攻破之盡殺其男子以其婦女童孺分給諸軍

己巳以翰林學士史浩參知政事 壬申金萬戶溫迪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 三

罕阿魯帶與奚戰於古北口而敗詔完顏謀衍等禦之

癸酉金主謂宰臣曰百姓上書陳時政其言猶有所

補卿等位居機要畧無獻替可乎夫聽斷獄訟簿書期

會何人不能唐虞之聖猶務兼覽博照乃能成治正隆

專任獨見故取敗亡朕蚤夜孜孜冀聞讜論卿等宜體

朕意於是詔百司官吏凡上書言事或爲有司所抑許

進表以聞朕將親覽以觀人材優劣 丁丑金詔元帥

右都監完顏思敬以所部軍會大軍討富幹 丁亥班

寬恤事十八條 起居舍人洪邁知閤門事張掄坐奉

使辱命罷 金主諭御史臺曰卿等所劾唯諸局移行

稽緩及怠於赴局者耳此細事也自三公以下官寮善

惡邪正當審察之若止劾細事而畧其大者將治卿等

罪矣 金人攻德順軍甲申吳璘敗之於北山 戊子  
追復李光資政殿學士趙鼎范冲並還合得恩數 庚  
寅以生日爲會慶節 追冊故妃郭氏爲皇后諡恭懷  
尋改安穆 辛卯金罷諸關征稅 九月進封皇子愔  
爲鄧王愷爲慶王愷爲恭王皆郭后所生也 甲午金  
人攻德順軍東山堡中軍將李庠戰死 乙未金詔尙  
書右丞紇石烈良弼以便宜招撫奚契丹之叛者 丁  
酉川陝宣諭使虞允文罷史浩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  
寶雞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於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  
之朝廷遂欲棄三路允文奏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  
路新復州郡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  
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不慮於是前後凡十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

三

五疏帝將召虞允文問陝西事執政忌其來罷允文知  
夔州以王之望代之 金陷泉之捷移刺窩斡以數騎  
僅免收合散卒萬餘人奚部從者多降窩斡自知勢窮  
北走沙陀其徒執之獻於右都監完顏思敬送中都斬  
之餘眾悉平惟札八不服每爲邊患先是窩斡漸逼居  
庸關金主權與大臣謀曰兵勢如此若宋乘虛襲我國  
其危矣設有所求當割河南與之及窩斡平割地之意  
遂寢 冬十月己巳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罷尋落職  
饒州居住 詔登聞鼓院毋阻抑進狀 甲申金人攻  
德順城吳璘擊走之復遣兵追襲遂爲所敗 乙酉升  
建州爲建甯府 戊子以資政殿學士張燾同知樞密  
院事 金改葬睿宗於景陵大赦 十一月癸巳朔金

以僕散忠義爲都元帥紇石烈志甯副之率眾寇邊時  
金主以宋不稱臣乃詔忠義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軍  
復令志甯駐軍淮陽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  
疆貢禮如故則兵可罷忠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  
戊申詔改明年爲隆興元年 辛丑立措置京西營  
田司從視師汪澈言也 十二月乙丑詔宰相復兼樞  
密使 丙寅詔吳璘班師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  
復州軍璘亟馳德順以備之已而金蒲察世傑率師十  
萬來攻璘力戰拒之時議棄三路遂詔璘棄德順城徙  
兵民於秦州界內 戊辰詔侍從臺諫集議當今弊事  
仍命盡率其屬使極言無隱 辛巳帝謂輔臣曰昨聞  
臣僚言秦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李若樸爲獄官獨言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

三

其非罪呂忱中發王昫所司皆迎合林待問爲勘官獨  
直其寃狀章傑捕趙鼎送葬人又搜其家私書欲傅致  
士大夫之罪翁蒙之爲縣尉毅然拒之沈昭遠爲王鈇  
家治盜欲鍛鍊富民多取其賂償王正己爲司理平反  
之此皆不畏強禦節概可稱三省詳加訪問其人如在  
可與甄錄 上皇在北內頗屬意玩好帝極盡先意承  
志之道時訪求珍異以供娛悅 是歲祕書監正字奉  
祠胡憲卒憲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雖倉卒無疾言  
遽色人犯之未嘗校學者稱爲籍溪先生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二十終





刑部尚書徐乾學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一

起昭陽協治正月盡開逢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

帝諱昚太祖七世孫也初太祖少子秦王德芳生

英國公惟憲惟憲生慶國公令倫從郁生華陰

侯世將王夫人張氏以建炎元年十月生帝

秀王王昭慈命名伯琮及元懿太子薨高宗未

於後而昭慈聖獻皇后亦自江西還行在后嘗

有後而昭慈聖獻皇后亦自江西還行在后嘗

感異夢密為高宗言之高宗二月賜名瑗五年六月

月選帝育於宮中三年二月封普安郡王三月出

閣就外第建正三年二月癸酉立為皇子更名瑛

丙子進封建正三年二月癸酉立為皇子更名瑛

月甲子立為皇太子改名育

隆興元年春正月壬辰朔帝朝德壽宮自是歲如之

自建炎以來居位者往往不修職事而朝廷姑息莫知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一

一

所懲國子司業王十朋極言其弊之當革且論人主之

大職有三任賢納諫賞罰是也帝嘉納樞密副都承

旨龍大淵帶御器械曾覲皆潛邸舊人欲擅利權數言

國用當加省察於是帝數以手詔詰戶部錢穀出入之

數戶部侍郎周葵奏言陛下新即大位勞心庶政臣下

傾聽謂有咨詢必出人意表今皆微文細故財利是稽

此不獨陛下未得治道之先務慮必有小人熒惑聖聰

欲售其私者不可不察也帝為之色動庚子以史浩

為尚書右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張浚進樞密使都督

江淮東西路軍馬開府建康浚薦陳俊卿為江淮宣撫

判官先是帝召俊卿及浚子棡赴闕浚附奏請帝臨幸

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壩以為吳璘聲援帝見俊

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  
搖奪浚參佐皆一時之選拭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  
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及入奏事因進  
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讐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  
中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也願益加省察  
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  
帝大異之 吳璘奉班師之詔寮屬交諫曰將在軍君  
命有所不受此舉所繫甚重奈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  
乃曰璘豈不知此顧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遠有詔璘  
何敢違至是復詔璘進退可從便宜而璘已棄德順還  
河池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  
連營痛哭聲振原野於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漸復十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一 二

三州三軍皆復爲金取 二月壬戌朔用史浩策以布  
衣李信甫爲兵部員外郎齎蠟書間道往中原招豪傑  
之據有州郡者許以封王世襲 己卯賑兩淮流民及

山東歸正忠義軍 癸未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罷

庚寅逐秦檜黨人仍禁輒至臨安 三月壬辰朔金帥

統石烈志寧以書來求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先

是金人十萬眾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朝廷震恐張浚

請以大兵屯盱眙及泗濠廬州備之至是志寧乃以書

抵浚欲凡事一依皇統以來故約不然請會兵相見且

遣蒲察徒穆大周仁屯虹縣蕭琦屯靈璧積糧修城將

爲南攻計 癸巳以張燾參知政事辛次膺同知樞密

院事初次膺爲右正言力陳和議爲秦檜所怒流落者

二十年帝卽位召爲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爲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閔之貪饗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姦罔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下躉之渡江以後直言之臣稱次膺爲首 丙申雨雹 金中都以南入路蝗詔尙書省遣官捕之 壬寅陳康伯上欽宗陵名曰永獻 乙巳詔求遺逸 丁未詔修太上皇帝聖政 己酉參知政事張燾罷初劉度除右諫議大夫入對首論待小人不可無節因奏潛邸舊寮宣召當有時蓋爲龍大淵曾覲言也至是遂上疏劾大淵覲輕儇浮淺憑恃恩寵入則侍帷幄之謀出則陪廟堂之議搖唇鼓舌變亂是非凡皇闈宴昵之私宮嬪嬉笑之語宣言於外以自夸大至引北人孫照出入清禁爲擊毬胡舞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一

三

之戲上累聖德望亟賜黜逐又因進故事論京房指謂石顯元帝亦自知之而不能用蓋公議不勝私欲耳反復數百言尤爲切至於是詔大淵除知閣門事覲權知閣門事度言臣欲退之而陛下顧進之何面目尙爲諫官乞貶黜中書舍人張震繳其命至再侍御史胡沂亦論兩人市權招士望屏遠之以防其微不報給舍安安節周必大不書黃且奏曰陛下於政府侍從欲罷則罷欲貶則貶獨於此兩人委曲遷就恐人言紛紛未止也明日宣手詔謂給舍爲人鼓扇議論羣起太上時小事安敢爾於是安節必大退而待罪會張燾入對欲以兩人決去就帝問所從聞燾曰聞之陸游帝曰游反覆小人已得罪行遣矣燾謝曰臣聽言不實罪也遂罷政是

日安節必大再奏乞竄責不許必大入謝帝曰朕察卿舉職朕但欲破朋黨明紀綱耳時宰輔臺諫合一辭以爲兩人當去故帝有朋黨之疑庚戌度改權工部侍郎乙卯震出知建寧府帝復申兩人知閣之命必大格除目不下史浩以聞越三日不獲命遂請祠去兩人之命亦寢夏四月戊辰張浚被命入見帝銳意恢復浚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爲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時興不教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迹致快一時含冤萬世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辯論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必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一

四

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爲內應浩曰勝廣以粗糲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傑矣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爲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江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李顯忠邵宏淵亦獻擣虹縣靈璧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趣靈璧宏淵出泗州趣虹縣壬申賜禮部進士李待問以下五百三十人及第出身是科得呂祖謙乙亥王之望罷是月金人拔環州守臣強霓及其弟震死之以王十朋爲起居舍人兼侍講時起居郎胡銓與十朋論史官失職者四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美二謂唐制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隅言動未嘗得聞

三謂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乞於前後皆分日侍立  
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閣門以未嘗預牒以今日無班  
次爲辭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預牒閣門及以有無班  
次爲拘詔從之 五月乙未金主以重五如廣樂園射  
柳命皇太子親王百官皆射勝者賜物有差復御常武  
殿賜宴擊毬自是歲以爲常 辛丑命左右史日更立  
殿前 壬寅張浚渡江視師 李顯忠自濠梁渡淮至  
陡溝金右翼都統蕭琦背顯忠約用拐子馬來拒顯忠  
與之力戰琦敗走遂復靈璧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  
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時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  
忠遣靈璧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大周仁皆  
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亦降於  
顯忠 甲辰李顯忠及邵宏淵敗金人於宿州 乙巳

尙書右僕射平章事史浩罷浩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  
不由三省徑檄諸將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  
兵不預聞焉用相爲哉不去何待入對因奏陳康伯欲  
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爲陛下子孫憂張浚銳意用兵  
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乞罷王十朋  
論浩八罪曰懷姦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  
帝爲出浩知紹興十朋再疏謂陛下雖能如舜之去邪  
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紹興密邇行都浩嘗爲屬吏姦  
賊彰聞亦何顏復見其吏民遂改與祠自是不召者十  
二年太府丞史正志與浩族異拜浩而父事之十朋論

正志傾險姦邪觀時求進宜黜之以正典刑林安宅出入浩與龍大淵門盜弄威福至是詐病求致仕十朋並疏其罪皆罷去 追復司馬康右諫議大夫 丙午李顯忠兵傅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眾追奔二十餘里邵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眞關西將軍也顯忠閉城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數千擒八十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旣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士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爲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副之 丁未以辛次膺參知政事翰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一

六

林學士洪遵同知樞密院事時符離之捷日聞次膺手疏千餘言乞加持重 辛亥天申節上率羣臣詣德壽宮上壽自是歲如之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禮部侍郎黃中曰臣事君猶子事父禮親喪未葬不除服春秋君弑賊不討則雖葬不書以明臣子之罪況今欽宗實未葬也而可遽作樂乎事遂寢 金尙書省請籍天德間被誅大臣諸奴隸及從窩斡亂者爲軍金主以四方甫定民意和蘇而復簽軍非長策不聽 壬子欽宗大祥帝服衰服詣几筵易祥服行祥祭禮 金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卻之金孛撒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晨薄城下列大陣顯忠與之戰孛撒敗走翼日益兵至顯忠謂邵宏淵并力來擊

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用克敵弓射卻之宏淵顧眾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之下且猶不堪況烈日中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噪陽謂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世雍宏淵之子也既而統制左士淵統領李彥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荔澤張淵等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 癸丑金人乘虛復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積口與牛馬牆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卻顯忠歎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倘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一

七

孤立歎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

甲寅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爲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疏自劾 乙卯下詔親征 丁巳以蒲察徒穆大

周仁蕭琦並爲節度使 是月成都地震三 金中都

蝗詔參知政事完顏守道按問大興府捕蝗官 六月

庚申朔日有食之 癸亥參知政事汪澈罷尋落職台

州居住以右諫議王大寶劾其督師荆襄不能節制坐視方城之敗故也 張浚乞致仕且請通好於金帝不

許初宿師之還士大夫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

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

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帝召浚子栻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爲之君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踪動輒擊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少肥瘠如何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丁卯召湯思退爲醴泉觀使兼侍讀戊辰召虞允文以兵部侍郎周葵參知政事癸酉下詔罪已於是尹穡附思退劾浚遂降授浚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邵宏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一

八

淵降官階仍前建康都統制王十朋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師江淮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王師一不利橫議蠹起臣謂今日之師爲祖宗陵寢爲二帝復讐爲二百年境土爲中原弔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益當內修俟時而動陛下恢復志立固不以一衄爲羣議所搖然異論紛紛浚旣待罪臣豈可尙居風憲之職乞賜竄殛因言臣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帝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楊存中充御營使帝嘿然改除吏部侍郎十朋力辭出知饒州戊寅參知政事辛次膺罷次膺以疾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嘗薦其



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臣不引避人其謂何遂以資政學士奉祠陛辭帝甚惜其去次膺奏曰臣與思退理難同列帝曰有謂思退可用者次膺曰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有誤國家耳

己卯貶李顯忠筠州安置尋再責徙潭州 戊子以蕭瑄爲儉校少保河北招撫使 秋七月庚寅朔以虞

允文爲湖北京西制置使 癸巳以湯思退爲尙書右

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 丙申罷江淮宣撫使便宜行

事 太白晝見經天 考異金史世宗紀太白晝見在庚戌日且不言經天今從來史孝宗紀

乙巳以旱蝗星變詔侍從臺諫兩省官條上時政

闕失胡銓上書數千言謂政令之闕有十而上下之情

不合亦有十且言堯舜明四日達四聰雖有共鯨不能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一 九

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爲腹心劉頊橫行而不得聞漢成

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何武陳蕃天下

橫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異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煬

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

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卽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

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去矣次膺去矣

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耳以言爲諱而欲塞災

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初張浚復起爲都督大寶力

贊其議符離失律羣言洶洶已而湯思退議罷督府力

請講和大寶奏今國事莫大於恢復宰相以符離軍潰

名額不除意欲覈軍籍減月給臣恐不惟邊鄙之憂而

患起蕭牆矣章三上除兵部侍郎至是銓奏入帝曰十

朋力自引去朕留之不能得大寶論思退太早今爲兵部侍郎豈容復聽去

丁未詔徵李顯忠侵欺官錢金銀免籍其家

庚戌金以孔總襲封衍聖公

戊午給還岳飛田宅

八月丙寅陳俊卿以張浚降秩徙治上

疏言若浚果不可用宜別屬賢將如欲責其後效降官

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實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

諫沮之人情解體尙何後效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

殺之不復爲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得自効疏

入帝悟卽復浚都督江淮軍馬浚遂以劉寶爲淮東招

撫使

太白經天

丙子以飛蝗風水爲災避殿減膳

罷借諸路職田之令

戊寅金紇石烈士寧復以書貽三省樞密院求海泗唐鄧四州地及歲幣稱臣還中原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一

十

歸正人帝以付張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

不和也時湯思退當國急於求和遂欲遣使持書報金

而陳康伯周葵洪邁等亦皆上疏謂敵國欲和則我軍

民得以休息爲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

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

直款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

之

癸未復以龍大淵知閣門事曾覲同知閣門事

丙戌遣淮西幹辦公事盧仲賢齋書報金帥大略謂海

泗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前得之至

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能如數仲賢

陛辭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

小人多妄不可深信不聽張栻入見帝引見德壽宮上

皇問曾見仲賢否對曰臣已見之又問卿父謂何如莫便議和否對曰臣父職在邊隅戰守是謹此事在廟堂願審處而徐應之無貽後悔上皇曰說與卿父今日國家舉事須量度民力國力聞契丹與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他日自可收下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恤民治軍待時而動可也冬十月戊午朔命廷臣議金帥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地及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辛酉御殿復膳丙子立賢妃夏氏爲皇后帝初納郭直卿之女爲妃生鄧王愔慶王愷恭王愔邵王恪而薨袁州宜春人夏協有女奇之以資納於宮中爲吳太后閣中侍御郭妃薨太后以夏氏賜帝至是立爲后協旣納女資價歸客袁之僧舍死后訪得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一

十一

其弟執中補閤門祇候執中與其妻至京宮人諷使出之擇配貴族欲以媚后執中不爲動他日后親爲言執中以宋弘語對后不能奪執中旣貴始從學作大字頗工復善騎射帝聞其才將召用之執中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丁丑地震辛巳升

洪州爲隆興府

詔江淮軍馬調發應援從都督府取

旨餘事悉以聞

盧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

仲賢惶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遺三省樞密院書來其畫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

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十

一月己丑仲賢還以書奏帝大悔之庚寅太白經天

考異宋史不書今據

金史世宗紀書之 癸巳朱熹入對垂拱殿先是召

熹赴行在辭不允是日入對其一言陛下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其二言君父之讎不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末言古先聖王所以攘外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在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願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爲先務之急庶幾形勢自強而恢復可冀矣 己亥除朱熹爲武學博士時湯思退等主和議近習曾覲龍大淵用事熹三劄所陳不出前所上封事之意而語益剴切思退等皆不悅故除是職尋與洪适論不合而歸 庚子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通問使龍大淵副之許割棄四州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一

三

求減歲幣之半初之望爲都督府參贊軍事雅不欲戰請入朝因奏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戎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旣固然後隨幾制變擇利而應之思退悅其言故奏遣之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爲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行未晚也 丙午張栻奏盧仲賢辱國無狀擅許四州下大理寺奪三官 陳康伯等言金人求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

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爲言未之與也乞召張浚歸國特垂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諭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闔安中上疏力爭以爲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辯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爲陛下用命哉人心旣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況於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一

三

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爲陛下憂之庚戌金百官請上尊號金主不許詔中都平州及饑荒地并經契丹剽掠有質妻賣子者官爲收贖癸丑以胡昉楊由義爲使金通問國信所審議官金罷貢金綫段匹十

二月己未尙書左僕射平章事陳康伯罷乙丑張浚

入見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待命境上令胡昉等先往諭金帥以四州不

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追還使人罷和議丁

丑以湯思退爲尙書左僕射張浚爲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浚仍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

金主獵於近郊以所獲薦山陵自是歲以爲常壬午

西南方有白氣除胡銓爲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時

金將蕭察徒穆大周仁蕭琦降並爲節度使銓言受降自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時侯景以河南來奔卒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卒爲中國患今金三大將內附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或爲內應後將噬臍願勿任以兵柄遷於湖廣以絕後患永康陳亮才氣超邁喜談兵嘗考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周葵知婺州與亮相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延爲上客及葵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徧交豪俊盡其議論時與金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上中興五論不報是歲兩浙大水旱蝗江東大水悉蠲其賦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一 古

二年春正月戊子金主謂侍臣曰秦王宗翰有功於國何乃無嗣皆未知所對金主曰朕嘗聞宗翰在西京阮殺句者千人得非其報耶癸巳金百官再請上尊號金主不許丁酉金主如安州春水壬寅至安州大雪詔扈從人舍民家者人日支錢一百與其主丙午金僕散忠義復以書來辛亥金主獲頭鵝遣使薦山陵自是歲以爲常甲寅白氣亙天是月福建諸州地震二月丁巳金免安州今年賦役凡扈從人嘗止其家者亦復一年庚午還中都丙子減文武官及百司吏郊賜之半丁丑雨雹及雪庚辰金以北京粟價踴貴詔免今年課乙酉胡昉自宿州還初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張浚曰和議不成天也

自此事當歸一矣既而僕散忠義以書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卽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措畫三月丙戌朔詔張浚視師江淮王之望等以幣還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帝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又言委四萬眾以守泗州非計帝惑之會兵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爲戒早決國是爲社稷至計乃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二十一 五

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匱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爲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於是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降眾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吏部郎龔茂良言於浚曰本朝禦敵景德之勝本於能斷靖康之禍在於致疑願仰法景德之斷勿爲靖康之疑浚深然之丁亥詔荆襄川陝帥臣嚴邊備毋先事妄舉 盧仲賢除名械送郴州編管 庚子金中都地震 壬寅詔知光州皇甫侗毋招納歸正人金百官三請上尊號不許 夏四月庚申召張浚還朝 戊辰罷江淮都督府 甲戌金出宮女二十一人

丁丑尚書有儀射同平章事張浚罷湯思退諷右正  
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奏令張深守泗不受趙  
廓之代爲拒命復論督府參議官馮方罷之浚乃請解  
督府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召浚還端禮入  
奏言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  
詆浚也浚留平江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浚之忠欲全  
其去乃命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左司諫陳良翰  
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  
癸未言者論宰執徇欺之弊命書寘政事堂 五月  
丙申詔吳璘毋招納歸正人 辛丑詔劉寶量度泗州  
輕重取舍以聞 貶江西總管邵宏淵南安軍安置仍  
徵其盜用庫錢 癸卯金以早敕有司審冤獄禁宮中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一 六

音樂放毬場役夫 乙巳率羣臣詣德壽宮賀天申節

始用樂 壬子金討平窩斡餘黨蒲速越 六月甲寅

朔日有食之 辛酉以淫雨詔州縣理滯囚 戊辰太

白晝見 庚午金初定祭五嶽四瀆禮 壬申命虞允

文棄唐鄧允文不奉詔 丁丑賑江東兩淮被水貧民

庚辰金詔陝西元帥府議入蜀利害以聞 秋七月

乙酉召虞允文還以戶部尙書韓仲通爲湖北京西制

置使 丁亥同知樞密院事洪遵罷尋落職 壬辰金

故衛王襄姬及其子和尙以妖妄伏誅 庚子太白經

天 詔內外文武官年七十不請致仕者遇郊毋得蔭

補 乙巳命海泗二州撤戍 丁未雨雹 癸丑以江

東浙西大水詔廷臣言闕政急務 八月甲寅朔帝以



災異避殿減膳 壬申金主謂宰臣曰卿每奏皆常事  
凡治國安民及朝政不便於民者未嘗及也如此則宰  
相之任誰不能之 庚辰以資政殿大學士賀允中知  
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辛巳判福州魏國公張浚卒  
初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穉  
姦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  
爲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吾荷兩朝厚恩  
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  
弗言上如欲復用浚當卽日就道不敢以老疾爲辭  
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干得疾手書  
付二子栻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  
卽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數日而卒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一

七

贈太保浚幼有大志及爲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觀山川  
形勢時時與舊成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  
及軍陣方略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  
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累生  
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所薦虞允文  
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皆爲名臣拔吳玠吳璘於行間  
謂韓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錡奇之付以事任  
卒爲名將唯與李綱趙鼎不協而又詆之頗爲時論所  
少 壬午湯思退奏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和書稱  
姪大宋皇帝某再拜于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  
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  
人杞條陳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畫可陛辭奏曰臣將

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 兵部  
侍郎胡銓上書以賑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其諫議和  
之言曰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  
金之不可與和彰彰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  
請爲陛下極言之眞宗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  
必爲相切勿與契丹講和旦殊不以爲然旣而遂和海  
內乾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可弔一也中原謳吟思  
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一與敵和則中原  
絕望後悔何及可弔二也海泗今之藩籬咽喉也彼得  
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振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  
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  
江浙決不可安可弔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旣成秦檜建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一

六

議遣大臣分往南京交割歸地一旦叛盟遂下親征之  
詔金復請和其反復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卒  
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  
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可弔四也紹興  
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一切遣  
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爲蕭牆之憂今必  
盡索歸正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敵不肯但已必  
別起釁端可弔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  
奉金人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  
以蝗蟲水潦自今復和則蠹國害民殆有甚焉可弔六  
也今日養兵之外又有歲幣歲幣之外又有私覲私覲  
之外又有正旦生辰之使正旦生辰之外又有泛使生

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可弔七也側聞金人嫚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竊以爲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強敵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己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恥獻納不必爭可弔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可弔九也事至於此求爲匹夫尚可得乎可弔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決不成儻陛下毅然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潛等絕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一

九

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如此則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櫬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慘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爲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爲臣子出位犯分之戒 太學正興國王質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爲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廷陛下皆不以爲才於是先逐義問次逐澈獨徘徊於康伯不遽黜逐而意終鄙之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於是決用張浚

而浚又無成於是決用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於陛下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意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牧之在雁門法主於守守乃所以爲戰祖逖之在河南法主於戰戰乃所以爲和羊祜之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所以爲守是和戰守本殊塗而同歸者也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亡而吾兵甚振陛下則勃然有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來陛下卽委然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可入陛下又蹇然有割鴻溝之意臣今爲陛下謀會二者爲一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一

辛

天下惡有不定哉帝心以其言爲然而忌者共排之以爲年少好異遂罷去內侍李珂卒贈節度使諡靖恭右正言龔茂良諫曰中興賢相如趙鼎勳臣如韓世忠皆未有諡如朝廷舉行亦足少慰忠義之心今施於珂爲可惜九月甲申罷珂賜諡己丑金主謂宰臣曰

北京懿州臨潢等路嘗經契丹寇掠平薊二州近復蝗旱百姓艱食父母兄弟不能相保多旨鬻爲奴朕甚閔之可速遣使閱實其數出內庫物贖之時江浙水利久不講修勢家園田堙塞流水命諸州守臣按視以聞於是知湖州鄭作肅知宣州許尹知秀州姚憲知常州劉唐稽並乞開園田濬港瀆甲午詔湖州委朱夏卿秀州委曾楮平府委陳彌作常州江陰軍委葉謙亨宣

州太平州委沈樞措置 乙未金主如鷹房主者以鷹  
隼置內省堂上金主怒曰此宰相廳事豈置鷹隼處耶  
痛責其人俾置他所 丁酉詔今後命官犯自盜枉法  
贓罪抵死除籍沒家財外依祖宗舊制決配 辛丑以  
王之望參知政事卽軍中拜之 以久雨出內庫白金  
四十萬兩和糴以賑貧民尋又詔發江西義倉米二十  
萬石濟之 壬寅建康諸軍都統制兼淮西招撫使王  
彥帥師濟江屯昭關 癸卯命湯思退都督江淮東西  
路軍馬初思退急於求和諷侍御史尹穡言乞置獄取  
不肯撤備及棄地者二十餘人論罪因擢穡諫議大夫  
至是命思退都督江淮固辭不行乙巳復命楊存中爲  
同都督錢端禮吳芾並爲都督府參贊軍事罷宣諭司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一

三

仍易國書以付魏杞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二十二

富陽夏氏校本

宋紀一百二十二

起開雍困敦九月凡四年

刑部尚書徐乾學編集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

帝

隆興二年冬十月丁卯知樞密院事賀允中致仕庚

午詔曰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

大臣或有奏陳宜於申未間入便殿對庶可坐論得盡

所聞庚辰蠲京西湖北運糧所經州縣秋稅之半

辛巳金兵分道渡淮初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

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僕散忠義等遂議渡淮始

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觀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二

一

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

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

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

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至是與紇石烈志寧分兵

自清河口以犯楚州時知州魏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

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

知之帥忠義士拒於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

清河口入淮勝欲禦之都統制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

至是寶遂棄城遁十一月乙酉金兵犯楚州魏勝率

眾拒戰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

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

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爲殿至淮陰東

十八里中矢墮馬死楚州遂陷金人又陷濠州王彥棄昭關遁滁州亦陷 戊子以金人侵擾詔郊祀改用明年 湯思退罷都督召陳康伯 己丑金封皇子永功爲鄭王 庚寅命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爲援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 辛卯尙書左僕射平章事湯思退罷言者復論其急於和好之成自壞邊備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兵輟修海船毀折水櫃不推軍功賞典及撤海泗唐鄧之戍詔落職永州居住 湯思退既罷周葵實行相事聞諸生有欲相率伏闕者奏以黃榜禁之略曰靖康軍興有不逞之徒鼓倡諸生伏闕上書幾至生變若蹈前轍爲首者重寘典憲餘人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二 二

編配甲午榜出物論譁然於是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湯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鈞致敵人之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金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卿黃中龔茂良張栻劉夙查籥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聞之憂悸而卒思退與張浚同相始終不合浚以雪恥復讐爲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爲口實更勝迭負思退之計訖行然終以不免 丙申遣國信所大通事王抃持周葵書如金帥府請正皇帝號爲叔姪之國易歲貢爲歲幣減十萬割商秦地歸被俘人唯叛亡者不與誓目大略與紹興同 丁酉詔擇日視師 戊戌以陳康伯復爲尙書左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 庚子贈

魏勝監國軍節度使謚忠壯 辛丑兵部尙書錢端禮  
賜出身僉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 金尙書省

火 壬寅以顯謨閣學士虞允文同僉書樞密院事

詔侍從兩省官日至都堂議事有關臺諫者亦聽會議

己酉劉寶落節鉞爲武泰軍承宣使王彥落龍神衛  
四廂都指揮使 陳康伯力疾詣闕閏月甲寅入見詔

康伯間日一朝肩輿至殿門仍給扶非大事不署 丙

辰參知政事周葵罷 壬戌兵部侍郎胡銓右諫議大

夫尹穡並罷銓穡受詔分往浙東西措置海道時金兵

號八十萬濠滁皆陷唯高郵守陳敏拒敵射陽湖而李

寶預求密詔爲自安計擁兵不救銓劾奏之曰臣受詔

令范榮備淮李寶備江緩急相援今寶視敏弗救若射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一 三

陽失守大事去矣寶懼始出師犄角會大雪河冰皆合

銓先持鐵鉞鉞冰土皆用命金人乃退銓穡皆挈家以

行爲言者所劾遂與祠 乙亥參知政事王之望罷先

是金人至揚州或請擊之楊存中不敢渡江固壘以自

守之望與湯思退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爲得計至是帝

以金人且退詔督府擇利擊之時之望視師江上下令

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王抃旣還不可冒小

利害大計言者論之遂罷 丙子以王抃爲奉使大金

通問國信所參議官持陳康伯報書以行丁丑金遣張

恭愈來迓使者 十二月戊子魏杞始自鎮江渡淮

詔郊祀大禮遵至道典故改用來年正月一日上辛

辛卯以錢端禮參知政事虞允文同知樞密院事兼權



參知政事禮部尚書王剛中僉書樞密院事 丙申制

曰比遣王抃遠抵頰濱得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倣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爲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重念數州之民罹此一時之難老稚有蕩析之裁丁壯有係累之苦宜推蕩滌之宥少慰凋殘之情除逃遁官吏不赦外雜犯死罪情輕者減一等餘並放遣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日之所貶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殊失國體 遣洪适等賀金主生辰 己亥雨雹 己酉朝獻景靈宮庚戌朝饗太廟 是歲金大有年斷死罪十有七人

乾道元年春正月辛亥朔合祀天地於園丘大赦改元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二 四

丁巳淮西安撫使韓璣勒停賀州編管以部將孔福頓遇棄城逃避故也福伏誅遇刺配吉陽軍牢城 辛

酉召楊存中還 通問使魏杞齎國書至金書不稱大

稱姪宋皇帝稱名再拜奉書於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

萬金主受其書詔中外命元帥府諸新舊軍以六萬人

留戍餘並放還以歲幣徧賞諸軍 丁卯以王抃使金

有勞進五官 庚午西北方有白氣 詔館職更迭補

外 癸酉蠲沿邊殘破州軍官賦一年 甲戌貶劉寶

瓊州安置 乙亥罷兩淮招撫使及陝西河東宣撫招

討司 召提舉太平興國宮陳俊卿入對帝勞撫之因

極論朋黨之弊且論人才當以氣節爲主氣節者少有

過差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帝然其言除吏部

侍郎同修國史 二月庚辰朔朝德壽宮從太上皇太  
上皇后如四聖觀帝躬扶上皇上馬都人嚙呼以爲所  
未嘗見 庚辰雨雹 壬寅金罷納粟補官令 丁未

尙書左僕射平章事陳康伯卒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  
明斷帝禮遇優渥但呼丞相而不名嘗謂輔臣曰康伯  
有器量其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至是奏事出殿門疾  
作輿至第不起贈太師諡文恭御書旌忠顯德之碑表  
其墓慶元初配饗孝宗廟庭改諡文正 三月甲寅太  
白晝見 庚申以虞允文參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密

院事 命淮西湖北荆襄帥臣措置屯田復置榷場

癸亥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卒諡莊定 戊辰白氣亙

天 壬申金羣臣上尊號曰應天興祚仁德聖孝皇帝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二 五

乙亥太白經天 夏四月庚子金報問使完顏仲等

入見始稱帝爲宋皇帝 癸卯金西京留守壽王京以

謀反安置嵐州京本名忽魯妻公壽嘗召日者孫邦榮

推京祿命邦榮言留守官至太師爵封王京問此上更

無否邦榮曰止於此京曰然則所官何爲邦榮察其意

乃詐爲圖讖作詩中有鶻魯爲之語以獻於京京曰後

誠如此乎遂受其詩再使卜之邦榮所稱得卦有獨權

之兆京復使邦榮推金主當生年月家人孫小哥妄作

謠語誑惑京如邦榮指京信之公壽具知其事至是邦

榮上變詔刑部侍郎高德基戶部員外郎完顏兀古出

往鞫之京等皆款伏獄成還奏金主曰海陵無道使光

英在朕亦保全之況京等哉於是京夫婦特免死杖一

百除名嵐州樓煩縣安置以奴婢百口自隨官給上田  
詔諭京曰朕與汝皆太祖之孫海陵失道翦滅宗支朕  
念兄弟無幾於汝尤爲親密汝亦自知之何爲而懷此  
心朕念骨肉不忍盡法汝若尚不思過朕雖不加誅天  
地豈能容汝也 乙巳吳璘入見五月庚戌以璘爲太  
傅封新安郡王尋改判興元府 丙辰詔有司治皇后  
家廟 丙子遣李若川等使金賀上尊號 宜章縣盜  
李金等復作亂朝廷憂之以劉琪爲湖南安撫使兼知  
潭州入境聲言發郡縣兵討擊而移書制使沈介請以  
便宜出師曰擅興之罪吾自當之介卽遣田寶楊欽以  
兵至琪知其暑行疲怠發夫數程外迎之代其負任至  
則犒賜過望軍士感奮琪知欽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制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二

六

下令募賊徒相捕斬詣吏者除罪受賞欽與寶連戰破  
賊追至莽山賊黨曹彥黃琪執李金以降支黨竄匿者  
尙眾琪諭欽等卻兵聽其自降賊相率納兵給據歸田  
里第上諸將功狀有差帝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  
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旣  
誅羣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宜  
益勉副朕意 六月癸未同知樞密院事王剛中卒諡  
恭簡剛中在成都時以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田歲  
久淤澱因集三鄉夫其疏之累土爲防上植榆柳表以  
石柱州人指曰此王公之甘棠也建炎初詔階成岷鳳  
四州刺壯丁爲兵剛中奏罷之免符下民歡呼聲震山  
谷比去蜀父老遮道有追送數百里者由布衣至公卿

無他嗜好公退以讀書著文爲樂 丙戌以翰林學士  
洪适僉書樞密院事帝謂錢端禮虞允文曰三省事可  
與洪适共議自是東西府始同班奏事 辛卯以武經  
郎令德爲安定郡王 壬辰淮南轉運判官姚岳言境  
內飛蝗自死仍封死蝗以進帝曰岳敢以爲嘉祥更欲  
錄付史館可降一官放罷爲中外佞邪之戒 甲辰罷  
湖北京西制置司 丙午金中都地震雨毛 秋七月  
戊申朔中都地復震 金罷陝西都統府徙陝西元帥  
府於河中 庚戌知池州魯訥奏境內竹生穗實如米  
饑民采食之仍圖其狀以獻臣僚言民采竹實而食迫  
切甚矣訥願以爲異事不謂之姦諛不可也其罪與姚  
岳同科望賜黜罷從之 辛亥詔知州年七十以上者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二 七

與宮觀 癸丑輔臣晚對選德殿御座後有大屏記注  
諸路監司郡守姓名因令都堂視此書之 己未鑄當  
二錢 己巳蠲關外四州民今年租稅及湖南賊蹂郡  
縣夏稅 八月己卯金殺前宿州防禦使烏林答刺撒  
謂其與李顯忠交通也 乙酉立鄧王愔爲皇太子大  
赦 丁亥參知政事虞允文罷金使完顏仲來有所議  
偃蹇不敬允文請斬之廷有異論不果會錢端禮受李  
宏玉帶事連允文爲御史章服所論奉祠西歸 己丑  
以洪适參知政事兼樞密院事吏部侍郎葉顥僉  
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癸巳參知政事錢端禮  
罷時久不置相端禮以首參闕之甚急鄧王愔夫人端  
禮女也侍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坐遷

太常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者皆被斥端禮遣人密告陳俊卿言己卽相當引其政俊卿叱之翌日進讀寶訓因言本朝家法戚屬不預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謹守帝納其言端禮憾之出俊卿知建寧及王立爲太子端禮不得已引嫌奉祠 戊戌吏部侍郎章服以論虞允文阿附謫汀州居住 九月乙卯立廣國夫人錢氏爲皇太子妃 丁卯升鼎州爲常德府 甲戌以端明殿學士汪澈知樞密院事 冬十月丁丑朔金地震 戊子歸正人右通直郎劉蘊古坐以軍器法式送北境伏誅 十一月辛亥招收兩淮流散忠義人 丙寅白氣亙天 癸酉金中都大霧晝晦 十二月戊寅以洪适爲尙書右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汪澈爲樞密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二

八

使 庚寅以葉顥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近習梁俊彥請稅江淮沙田蘆場以助軍餉帝以問顥顥對曰蘆場臣未之詳沙田者乃江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其田未可以爲常也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況沙田乎帝大悟卽詔罷之顥退至中書召俊彥切責之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咨爲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以塞責俊彥惶恐免冠謝始釋之

二年春正月辛酉省六合戍兵以所墾田給還復業之民 庚午金敕有司宮中張設毋以塗金爲飾 二月丁丑罷盱眙屯田振兩浙江東饑 丁亥金左丞相沂國公僕散忠義卒金主親臨哭之慟輟朝奠祭命參知

政事唐括安禮護其喪事葬祭俱從優厚官爲給之諡武莊忠義謙以接下敬儒重士與人交侃侃如也善馭將卒能得其死力爲宰輔數年知無不言故由外戚兼任將相能以功名終三月戊午詔縣令非兩任毋除監察御史非任守臣毋除郎官著爲令丁卯賜禮部進士蕭國梁以下四百九十三人及第出身榜首本趙汝愚以故事降居第二辛未尙書右僕射平章事洪适罷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中書舍人半歲四遷至右相然無大建明以究其所學會霖雨适引咎乞罷帝從之癸酉以給事中權吏部尙書魏杞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夏四月庚辰詔兩浙漕臣王炎開平江湖秀圍田甲申太白晝見乙未樞密使汪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二十二九

澈罷澈在政府帝密訪人材澈薦百十有八人嘗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無私不欺耳其自奉清約賤貴弗渝五月戊申金主如華嚴寺觀故遼主諸銅像詔主

僧謹視之庚戌參知政事葉顥罷以魏杞參知政事右諫議大夫林安宅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中書舍人蔣芾僉書樞密院事癸丑太白晝見經天

禁浙西修築圍田罷修建康行宮庚午太白晝見

六月甲戌罷兩浙路提舉市舶司戊寅詔制科權

罷注疏出題守臣監司亦許解送庚辰封皇孫挺爲

榮國公辛巳太白晝見經天知秀州孫大雅代還

言州有柘湖澱山湖陳湖支港相貫西北可入於江東

南可達於海傍海農家作壩以卻鹹潮雖利及一方而

水患實害鄰郡設疏導之則又害及傍海之田若於諸港浦置牐啟閉不惟可以洩水而旱亦獲利然工力稍大欲率大姓出錢丁戶出力於農隙修治之於是命兩浙轉運副使姜詵與守臣視之詵尋與秀州常州平江府江陰軍條上利便詔秀州華亭縣張涇牐并澗山東北通陂塘港淺處俟今年十一月興修常州江陰軍蔡涇牐及申港明年春興修利港俟休役一年興修平江府姑緩之八月丙戌同知樞密院事林安宅罷初安宅爲御史請兩淮行鐵錢葉顒力言不可安宅忿然旣入樞府乃劾顒子受宣州富人錢百萬御史王伯庠亦論之顒乞下吏辯明及顒罷參樞帝下其事於臨安府命臨安尹王炎親鞫置對無跡帝以安宅伯庠風聞失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二

十

實並免官仍貶安宅筠州安置召顒赴闕勞之曰卿之清德自是愈光矣丁亥温州大水丙申升宣州爲密國府九月甲辰上元知縣李允升犯贓杖脊刺面配惠州牢城籍其貲建康守臣王佐坐縱允升貶建昌軍居住其薦舉及失按者並奪官辛亥遣官按視温州水災賑被災貧民金澤州刺史劉德裕等以盜用官錢伏誅壬子太白晝見癸丑金右丞相宗憲卒乙卯詔改造大厓丙辰太白晝見經天辛酉追封皇子恪爲郡王謚悼肅己巳魏杞上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帝紀太上皇聖政太白晝見冬十月甲申金免雄莫等州今年租辛卯雨雹壬辰太白晝見經天十一月以陳俊卿爲吏部尙書時上未能屏翰

戲又將游獵白石俊卿上疏力諫至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爲戒帝喜曰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 丙午太師致仕楊存中卒追封和王謚武恭存中天資忠孝敢勇大小二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宿衛出入四十年最寡過帝以爲上皇舊臣尤禮異之常呼郡王而不名祖宗閔父震及母張皆死難存中旣顯請於朝宗閔謚忠介震謚忠毅賜廟曰顯忠報忠又以家廟祭器爲請遂許祭五世前所無也祖母劉流落蜀隴存中日夜禱祠訪問關數千里卒迎以歸御軍寬而有紀所用將士專以材勇選不私部曲之舊李顯忠以罪斥存中奏爲統制官後爲名將存中鬚髯如戟人以其善逢迎無丈夫氣號曰髯鬪又嘗運怪石置之太平樓資治通鑑後

卷一百二十二

十一

酒肆營居鳳山十年而就世頗以爲譏 壬子詔修祥

曦殿記注

癸丑金主謂宰臣曰朝官當慎選其人庶

可激勵其餘若不當則起覬覦之心卿等必知人材優

劣舉實才用之

庚申太白晝見經天

甲子大閱

戊辰築郢州城

是月詔汰冗兵從步軍帥陳敏言也

十二月庚午朔白氣五天

甲戌金詔有司每月朔

望及上七日毋奏刑名

己卯以資政殿學士葉顥知

樞密院事

辛巳詔免進呈欽宗日麻送國史院修纂

實錄

甲申以葉顥爲尙書左僕射魏杞爲右僕射並

平章事兼樞密使蔣芾參知政事吏部尙書陳俊卿同

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顥首薦汪應辰王十朋陳

良翰周操陳之茂芮晷林光朝等可備執政侍從臺諫



帝嘉納之又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盜惟去泰甚上曰固然虞有禹皋亦有其驩周有旦奭亦有管蔡在用不用顛曰誠如聖諭但今日在朝雖未見有其驩管蔡然有竊弄威福者臣不敢隱帝問爲誰顛以龍大淵對時大淵與曾覲怙舊恩竊威福士大夫多出其門俊卿與大淵等公見外不交一語大淵等納謁亦謝不接 戊子太白晝見經天 庚寅詔置制國用司以宰相領之議者言近以宰相兼樞密使蓋欲使知兵也而不知財穀出入之源可乎且唐制宰相兼領三司使於是詔自今宰相帶制國用使參知政事帶同知癸巳詔監司守臣舉廉吏 甲午金泰州民合住謀反伏誅 是歲裁定內外軍額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二

三

三年春正月甲辰詔廷尉大理官毋以獄情白宰執探刺旨意爲重輕 壬子金主服袞冕御大安殿受尊號

冊寶禮大赦

二月癸酉出龍大淵爲江東總管曾覲

爲淮西副總管大淵覲有寵劉度張震張燾周必大皆以論列兩人去位侍御史周操章十五上不報自是兩

人勢張甚朝士寡恥者潛附麗之時又有內侍押班梁

珂者與大淵覲表裏用事及珂以罪出右正言龔茂良

入對言兩人害政甚珂百倍陛下罷行一政事進退一

人才必掠美自歸謂爲己力或時有少過昌言於外謂

嘗爭之而不見聽羣臣章疏留中未出聞得窺見出以

語人有司條陳利害示以副封公然可否若夫交通賄

賂干求差遣特其小者耳願特出威斷並行罷去帝諭

茂良以兩人皆潛邸舊人非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  
諍杜門不出未嘗與外事翼曰茂良再疏言唐德宗謂  
李泌人言盧杞姦邪朕獨不知何耶泌曰此其所以爲  
姦邪也今大淵覲所爲行道之人能言之而陛下更稱  
其賢此臣所以深憂疏入不報茂良出知建寧府一日  
起居舍人洪邁過陳俊卿曰聞鄭聞將除右史邁當遷  
西掖信乎俊卿曰何自得之邁以兩人告俊卿即以語  
葉顒魏杞而已獨奏之且以邁語質於帝前曰臣不知  
平日此等除目兩人實與聞乎抑密伺聖意而播之於  
外以竊弄威福之權也帝曰朕何嘗謀及此輩必竊聽  
而得之卿言甚忠當爲卿斥逐俊卿歸未及門已有旨  
出兩人於外中外快之尋改大淵浙東覲福建 辛巳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二

三

以端明殿學士虞允文知樞密院事 癸未雨雹 甲

申爲知陳州陳亨祖立廟於光州賜名愍忠尋謚亨祖  
曰愍節 戊戌直祕閣前廣東提刑石敦義犯贓刺配

柳州籍其家 三月壬戌皇伯母秀王夫人張氏卒

夏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癸酉帝爲秀王夫人成服

於後苑 丁丑合利州東西路爲一 五月癸卯葉顒

等上三祖下仙源積慶圖及太宗眞宗玉牒哲宗寶訓

丙午金大興府奏獄空詔賜錢三百貫爲宴樂之用

以勞之 甲寅太傅新安郡王吳璘卒贈太師追封信

王諡武順璘剛勇喜大節略苛細讀史曉大義代兄玠

守蜀踰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上皇嘗

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强者繼之上皇曰此孫臏

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嘗著兵法二篇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驕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勁弓強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尅近以強制弱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爲陣心左右翼以馬軍爲左右肋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帖撥增損之不同則存乎臨機知兵者取焉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及病篤呼幕客草遺表命直書其事曰願陛下毋棄四川毋輕出兵不及家事人稱其忠 壬戌大減三衙官屬 六月辛酉復分利州爲東西路 癸酉金命地衣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二

十四

用龍文者罷之

甲戌以虞允文爲資政殿大學士四

川宣撫使時吳璘卒議擇代帝以命允文曰吳璘旣卒汪應辰恐不習事無以易卿凡事不宜效張浚迂闊軍前事卿一一親臨之 乙亥金遣使來取被俘人詔實

俘在民間者還之軍中人及叛亡者不預 戊寅復以虞允文知樞密院事充四川宣撫使帝親書九事戒之

辛卯皇后夏氏崩諡安恭

賑泉州水災

秋七月

乙巳皇太子愔卒諡莊文東宮醫官杜揖除名昭州編管尋改瓊州 戊申金禁服用金綫其織賣者皆抵罪

閏月戊辰金進封越王永中爲許王鄭王永功爲隨

王封皇子永成爲藩王 癸酉權攢安恭皇后於修吉

寺 丁亥鎮江都統制戚方落節鉞信州居住 八月

丁酉內侍陳瑜李宗回坐交結戚方受賂瑜決杖黥面  
配循州宗回除名筠州編管責方潭州安置籍所盜庫  
金犒軍 丁巳蠲光濠廬三州壽春府賦一年 九月

己巳金詔賊吏雖會赦非特旨不敘 庚辰金地震

戊子太白晝見 冬十月乙未朔金主謂侍臣曰近聞

朕所幸郡邑曾宴寢堂宇後皆避之此甚無謂可宣諭

令仍舊居止 戊戌修真州城 丁巳金主謂宰臣曰

近聞蠡州同知移刺延壽在官汙濫問其出身乃正隆

時鷹房子如鷹房廚人之類可典城牧民耶自今如此

局分勿授臨民職任 辛酉金主敕有司於東宮涼樓

前增建殿位參知政事孟浩諫曰皇太子雖爲儲貳宜

示以儉德不當與至尊宮室相侔乃罷之 十一月乙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二 五

丑朔金主謂宰臣曰聞縣令多非其人其令吏部考察

善惡明加黜陟 丙寅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戊辰雷

癸酉尙書左僕射平章事葉顒以帝親郊而雷引漢

故事上印綬罷相奉祠右僕射平章事魏杞亦罷 是

日以陳俊卿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劉珙同知樞密院事

時四明獻銀鑛將召治工卽禁中鍛之俊卿言陛下不

務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細恐爲有識所窺況彼懼

其言之不副則鑿山愈深役民愈眾而百姓將有受其

害者從官梁克家莫濟俱求外補俊卿奏二人皆賢其

去可惜劾洪邁姦險讒佞不宜在左右罷之減福建鈔

鹽罷江西和糴廣西折米鹽錢蠲諸道宿逋以巨萬計

於是政事稍歸中書矣珙初爲翰林學士言於帝曰世

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爲高帝所以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帝稱善至是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才能且言栻曉暢軍務願亟召用帝可其奏 丁丑以雷發非時詔臺諫侍從兩省官指陳闕失 金出殿前右衛將軍蒲察通爲肇州防禦使 十二月戊戌通朝辭金主賜通金帶諭之曰卿雖有才能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命卿補外賜卿金帶者答卿服勞之久也因顧謂左宣徽使敬嗣暉曰如卿不可謂無才所欠者純實耳 是歲兩浙水江東西湖南北路蝗蝗四川旱賑之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二

六

四年春正月乙丑金主謂宰臣曰朕治天下方與卿等共之事有不可各當面陳以輔朕之不逮慎毋阿順取容卿等致位公相正行道揚名之時苟或偷安自便雖爲今日之幸後世以爲何如羣臣皆稱萬歲 戊辰籍荆南義勇民兵增給衣甲遇農隙日番教 辛未金主謂祕書監移刺子敬等曰昔唐虞之時未有華飾漢惟孝文務爲純儉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卽損宮人歲費以充之今亦不復營建矣如宴飲之事近惟太子生日及歲元飲酒亦未嘗至醉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爲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 壬午奪秦墳秦堪郊恩蔭補 癸未雨雹 壬辰提舉太平興國宮葉顒卒諡正簡顒爲

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毅然不可奪自初

仕歷宰相服食僮妾田宅不改其舊 二月甲午朔金

制子為改嫁母服喪三年 己亥以參知政事蔣芾為

尚書右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制國用使庚子詔芾常

朝贊拜不名芾辭許之 乙巳賜王炎出身僉書樞密

院事 癸丑五星皆見 乙卯雪雨雹 三月戊寅詔

贈果州團練使韓崇岳立廟賜名忠勇宣州觀察使朱

勇立廟賜名忠節 己丑四方霧下若塵 夏四月己

酉追封韓世忠為蘄王 甲寅蔣芾等上欽宗帝紀實

錄 丙辰禮部員外郎李燾上所著續通鑑長編自建

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三月凡一百八卷 丁巳詔太

史局參用新舊厯 戊午詔販牛過淮者論如興販軍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二 七

須之罪 崇安縣饑值浦城盜發人情大震朱熹請於

府貸粟六百斛籍戶口散給之民賴以生及冬有年民

願償粟於官知府王淮俾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官社倉

之法始此 五月甲子金北望淀大震風雨雹廣十里

長六十里詔戶工兩部自今宮中之飾並勿用黃金

乙丑太白晝見 以邛州安仁縣荒旱失於蠲放致饑

民擾亂守貳縣令降罷追停有差 甲申諡趙鼎曰忠

簡 丙戌行乾道新厯帝以近世厯學失傳士大夫無

習之者新厯比舊特彼善於此乃不別製名只以乾道

命名 是月夏國相楚王任得敬遣閭使至四川宣撫

司約發兵攻西番虞允文報以蠟書考異宋史夏國傳

月事按虞允文以三年五月始除四川宣撫使恐未能

即以是月赴任傳誤合並從孝宗紀得敬紀作敬德今

從夏國傳及陳  
經通鑑續編

六月辛卯朔太白書見經天

辛丑

五星皆見

浙東總管龍大淵死曾覲尚在福建帝憐

之因召覲覲至帝欲留之劉琪諫曰此曹奴隸耳厚賜

之可也引以自近使得預聞政事進退人材懼非所以

增聖德整朝綱也陳俊卿亦曰自二人出天下大快今

復留之恐失眾望帝乃止丁巳召興化軍布衣林彖

赴闕不至授迪功郎本軍教授戊午尚書右僕射平

章事蔣芾以母喪去位是月金河決李固渡水入曹

州秋七月壬戌召建寧處士魏揆之赴闕揆之師胡

憲與朱熹遊諸司薦其學行被召辭不獲以布衣入見

帝曰治道以何爲要揆之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爲要

因極陳當世之務勸帝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爲恢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二

六

復之本帝嘉納之賜揆之同進士出身除太學錄時將

釋奠孔子揆之請黜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顥兄弟

使從食不聽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爲先其次猶當

使之通習世務今一以空言浮說取之何裨實用其諸

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止臺諫侍從不

敢言者無不抗章盡言至三四皆不見省遂求去罷爲

台州教授癸亥徽州大水甲子金制盜羣牧馬者

死者給錢三百貫戊辰金主謂平章政事完顏思

敬等曰朕思得賢士寤寐不忘自今朝臣出外卽令體

訪廉能之吏及草萊之士可以助治者具姓名以聞

辛未衢州大水先是知州王悅視民如子方春乏食悅

發廩勸分百姓不至失所自中夏缺雨悅竭誠祈禱絕

不茹葷早晚一粥凡月餘日題壁間云乞爲三日之霖願減十年之壽竟以是致疾卒百姓巷哭卽爲立祠於徐偃王廟其喪出城號慟振野事聞贈悅直龍圖閣

是月任得敬復遣間使至四川宣撫司夏人獲其帛書傳至金人 八月己亥五星皆見 殿前指揮使王琪

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得召陳俊卿言琪薦兵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會揚州奏琪傳旨增築城已訖而帝實未嘗有是命俊卿曰詐傳上旨非小故因奏人主萬幾豈能盡防閑所恃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不誅琪將何所不爲丁未降琪三官放罷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宰相多不預聞內官張方事覺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方行從之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二

九

旣而以內諸司不樂收前命俊卿奏言張方王琪事聖斷已明忽諭臣曰禁中取一飲一食必待申審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三衙發兵戶部取財豈爲宮禁細微事臣等出納陛下命令耳凡奏審皆取決陛下非臣等敢專之況此時申嚴舊制非創立新條而已行復收中外惶惑恐小人以疑似激聖怒翌日面對帝色甚愠曰朕豈以小人之言疑卿等耶 庚戌同知樞密院事劉琪罷琪與陳俊卿奏罷王琪琪爭辯激切忤旨旣退手詔除琪端明殿學士奉外祠俊卿卽藏去密具奏曰前日奏劄臣實草定以爲有罪則臣當先罷若幸寬之則琪之除命臣未敢奉詔明日復申前請且曰陛下卽位以來容納諫諍禮貌大臣皆盛德事今琪乃以



小事忤旨而獲罪臣恐如此大臣皆以阿諛順旨爲持祿固位之計非國之福也帝色悔久之又奏言琪正直有才略肯任怨臣所不及願且留之帝曰業已行之不欲改也俊卿曰琪無罪而去當與大藩以全進退之禮帝然之乃以琪爲江西安撫使俊卿退又自劾草奏抵突被命稽留之罪帝手札留之後卿請益堅帝不許且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琪入辭猶以六事爲獻帝曰卿雖去國不忘忠言材美非他人所及行召卿矣 九月辛酉金主諭右丞石琚參知政事孟浩曰聞蔚州采地葦役夫數百千人朕所用幾何而擾動如此自今差役凡稱御前者皆須稟奏仍令附冊 庚午限品官子孫名田 癸酉金主諭宰臣曰卿等舉用人才凡已所知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二

三

識必使他人舉奏朕甚不喜如其果賢何必以親疎爲避忌也 辛巳金主謂御史大夫李石曰臺憲固在分別邪正然內外百司豈謂無人惟見卿等劾人之罪不聞舉善自今宜令監察御史分路刺舉善惡以聞

刑部尚書徐乾學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三

起著雍困敦十月盡玄默報  
徐十一月凡四年有三月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

帝

乾道四年冬十月己丑朔金以戒諭官吏貪墨詔中外

甲午禁歸正人藏匿金人者 乙未臣僚言天下之事

必厯而後知試而後見為縣令者必為丞簿為郡守者

必為通判為監司者必為郡守皆有等差自今職事官

必任滿方許求外未厯親民任使即未得擬州郡且授

通判詔從之 乙未金命圖畫功臣於太祖廟其未立

碑者立之 金主謂輔臣曰海陵時修起居注不任直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三

一

臣故所書多不實可訪求而詳錄之孟浩進曰良史直

筆君舉必書自古帝王不自觀史意正在此 庚子起

復蔣芾為尙書左僕射以陳俊卿為右僕射並平章事

兼樞密使制國用使芾乞終喪許之 甲辰大閱於茅

灘帝親御甲冑指授方略命三司合教為三陣戈甲耀

日旌旗蔽天六師驩呼犒賚有加 十一月癸未封岳

陽軍節度使居廣為永陽郡王 十二月以彭州守臣

梁介修復三縣一十餘堰灌漑之利及於鄰邦詔介直

祕閣 西遼承天太后普速完與朶魯不弟樸古只沙

里通出朶魯不為東平王而殺之朶魯不之父斡里刺

以兵問罪殺普速完及樸古只沙里迎仁宗次子直魯

古立之改元天禧

五年春正月辛酉金主與宣徽使敬嗣輝祕書監移刺子敬論古今事因曰亡遼日屠食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雖處至尊每當食常思貧民饑餒猶在己也彼身爲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如海陵以張仲軻爲諫議大夫何以得聞忠言朕與大臣論議一事非正不言卿等不以正對豈人臣之道哉 甲戌措置兩淮屯田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調兵恐不及事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之計仍籍民家三丁取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陣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三

二

麻捐以財賦許辟官吏略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角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爲然詔卽行之然竟爲眾論所持中止 戊寅金契丹部外失刺等謀叛伏誅

丙戌金制漢人渤海兄弟之妻服闋歸宗以禮續婚者聽 是月金遣都水監梁肅按視決河統軍使宗室宗敘言大河所以決溢者以河道積淤不能受水故也今曹單雖破其患而兩州本以水利爲生所害農田無幾今欲河復故道不惟大費工役又卒難成功縱能塞之他日霖潦亦將潰決則山東河患又非曹單比也又沿河數州之地驟興大役人心動搖恐宋人乘間爲邊患而肅亦言新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今若塞新河則二

水復合爲一如暹漲溢南決則害於南京北決則山東河北皆被其害不若於李固渡南築堤以防決溢爲便金主從之 二月乙未命楚州兵馬鈐轄羊滋專一措

置沿淮海盜賊先是海州人時旺聚眾數千來請命旺尋爲金人所獲其徒渡淮而南者甚眾故命滋彈壓之

丙申金改葬漢二燕王於城東 戊戌贈張浚太師

諡忠獻 庚子金以中都等路水免稅又以曹單二州

被水尤甚給復一年 壬寅以給事中梁克家僉書樞

密院事 甲辰以王炎參知政事 丙午雨雹 辛亥

詔自今詔令未經兩省書讀者毋輒行給舍駁正毋連

銜同奏 甲寅金詔女真人與諸色人公事相關止就

女真理問 三月丁巳朔詔趣修廬和二州城 丁卯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三 三

金尙書省定網捕走獸法或至徒金主曰以禽獸之故

而抵民以徒是重禽獸而輕民命也豈朕意哉自今有

犯可權而釋之 乙亥召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以王

炎代之陳俊卿薦允文才堪將相故也 丙子賜禮部

進士鄭僑以下三百九十二人及第出身是科得陸九

齡楊簡沈煥彭龜年黃裳 辛巳金以大名路諸猛安

民戶艱食遣使發倉廩減價出之 壬午賜洛陽郭雍

號冲晦處士雍忠孝之子也忠孝師事程頤著易說雍

傳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放浪長楊山谷問峽守任清

臣湖北帥張孝祥薦於朝被召不起乃賜號帝稔知其

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 夏

四月己丑金主謂宰臣曰朕觀在位之臣初入仕時競

求聲譽以取爵位亦既顯達即徇默苟容爲自安計朕甚不取宜宣諭百官使知朕意 壬辰以梁克家兼參

知政事 庚戌修襄陽府城 辛亥賑恤衢婺饒信四

州流民 五月戊辰金尙書奏越王永中隋王永功二

府有所興造發役夫金主曰朕見宮中竹有枯瘁者欲

令更植恐勞人而止二王府各有引從人力又奴婢甚

多何得更役百姓爾等但以例爲請海陵橫役無度可

盡爲例耶自今在都浮役久爲例者仍舊餘並官給傭

直重者奏聞 己巳帝以親御弧矢弦斷傷目不視朝

金牒取俘獲人王抃議盡遣時旺餘黨陳俊卿持不

可帝然之 六月庚寅太白晝見 金冀州張和等謀

反伏誅 戊戌帝始御便殿陳俊卿密疏曰陛下憂勤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三 四

恭儉清靜寡欲凡前世英主所不能免者一切屏絕顧

於騎射之末猶有未能忘者臣知陛下非有所樂乎此

蓋神武之畧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於此以閱武備激

士氣耳陛下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爲腹心仗武猛之材

以爲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

義烈不出樽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疊於千萬里

之遠尙何用區區馳射爲哉又曰唐太宗臂鷹將獵見

魏徵而遽止憲宗蓬萊之遊憚李絳而不行臣人微望

輕無二子骨鯁強諫之節致陛下過舉彰聞於外今誅

將及身而後乃言亦何補於既往之咎又曰弓矢之技

人所常習而易精然猶不免今日之患况毬鞠之戲本

無益於用武而激射之虞銜檠之變又有甚於弓矢者

間者陛下頗亦好之臣屢獻言未蒙省錄今茲之失蓋天之仁愛陛下示以警懼使因其小而戒其大也陛下試以弦斷之變思之則向之盛氣馳騁於奔踴擊逐之間無所蹉跌蓋亦幸矣豈不爲之寒心哉太祖皇帝嘗以墜馬之故而罷獵又以乘醉之誤而戒飲遷善改過不俟旋踵此子孫帝王萬世之大訓也臣願陛下克己厲行一以太祖爲法 己酉以虞允文爲樞密使 秋七月乙卯朔金罷東北路採珠 乙丑以福建副總管曾覲爲浙東總管覲垂滿陳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臺臣疏論不報太學錄魏揆之亟上封事論列且見俊卿切責之揆之出教授台州時覲至龍山已久伺揆之去然後入國門會虞允文自蜀還與俊卿同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三 五

奏覲不可留帝曰然留則累朕遂除浙東總管 八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己丑以陳俊卿爲尙書左僕射虞

允文爲右僕射並平章事兼樞密使制國用使俊卿以

用人爲己任所除吏皆一時之選獎廉退抑奔競或才

可用而資麻淺者則密薦於帝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

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允文爲相亦

以人才爲急嘗籍爲三等有所見聞卽記之號材館錄

故所用皆知名士 九月甲子詔侍從臺諫集議欽宗

配饗功臣 命許子中措置淮西山水砦招集歸正忠

義人耕墾官田 冬十月戊子賑温台二州被水窮民

以守臣監司失職降責有差 辛丑金詔宗廟之祭以

鹿代牛著爲令 十一月癸丑朔復置淮東萬弩手名

神勁軍 丙寅爲岳飛立廟於鄂州賜名忠烈 己巳

太白晝見 十二月丙戌金詔賑臨潢泰州山東東路

河北東路諸猛安民 丁酉復李顯忠威武武軍節度使

六年春正月乙卯修楚州城朝議欲成清河口左驍衛

上將軍陳敏上言金兵每出清河必遣人馬先自上流

潛渡今欲守其地宜修楚州城池蓋楚州爲南北襟喉

彼此必爭之地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

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唯楚州運河耳北人舟

艦自五河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緣自達昔

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鑿老鶴河通戰艦以入大江南

唐遂失兩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爲兩淮司命願朝

廷留意遂使敏修之而移守焉北使過者觀其雉堞堅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三 六

新號爲銀鑄城 甲子金主命宮中元宵毋得張燈

禮部侍郎致仕黃中年七十餘帝思之召赴闕引對中

言比年以來言和者忘不其戴天之讐固非久安之計

言戰者復爲無顧忌大言又無必勝之策必也暫與之

和而亟爲之備內修政理而外觀時變則庶乎其可帝

皆聽納除兵部尙書兼侍讀中前在禮部論止天申錫

宴作樂事中去踰年卒用之是年又將錫宴中奏申前

說且曰三綱五常聖人所以維持天下之要道不可一

日無欽宗梓宮遠在沙漠臣子未嘗一言及之獨不錫

宴一事僅存如魯告朔之餼羊耳今又廢之則三綱五

常掃地而盡陛下將何以責天下之臣子效忠孝於君

親哉中知無不言嘗陳十要道以爲用人而不自用以

公議進退人才察邪正廣言路核事實節用度擇監司  
懲貪吏陳方畧考兵籍未滿歲卽告老而歸 乙丑增  
築豐儲倉 二月甲午金安化軍節度使徒單子温副

使老君奴以贓罪伏誅 戊申金主謂近臣曰護衛他  
日皆治民之官其令教以讀書 會覲除浙東總管月

餘帝復以墨詔進覲一官為觀察使中書舍人繳還以  
為不因事除拜必有人言帝不聽陳俊卿曰不爾亦須

有名會汪大猷為賀金正旦使俛覲副之比還進一官  
而竟申浙東之命且戒閣門吏趨覲朝辭覲快而去

考異宋史孝宗紀是年二月庚戌以曾覲為福州觀察  
使按建炎朝野雜記乾道五年七月丁丑覲除浙東總  
管又月餘上復以墨詔進覲一官為觀察使十月十六  
日覲朝見副汪仲嘉使金賀正且六年二月庚戌進一  
官而竟申浙東之命仲嘉大猷字也宋史俊幸傳亦云  
使還進一秩竟申浙東之命蓋覲雖進一官為觀察使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三 七

而仍付浙東總管之任紀云為福州觀  
察使誤也今從朝野雜記及俊幸傳 二月乙卯裁

減樞密院吏額一百十有四人 司馬伋等賀生辰至  
金丙辰金主命護衛中善射者與宋使宴射伋等中五

十護衛纔中其七金主謂左右將軍曰護衛十年出為  
五品職官每三日上直役亦輕矣豈徒令飽食安卧而

已弓矢未習將焉用之 乙丑以晁公武王炎不協罷  
四川制置司歸宣撫司 庚午金主謂尙書左丞石琚

曰女真人徑居達要不知閭閻疾苦汝等自丞簿至是  
民間何事不知凡有利害宜悉敷陳 甲戌裁減三省

吏額七十人 己卯詔兩淮州縣官以繁簡易其任  
復置江浙荆湖淮廣福建等路都大發運使以新知成

都府史正志為之 夏四月戊戌吏部尙書汪應辰罷



應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立朝多革弊政中貴人皆側目上皇方瑩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於上帝過之上皇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尙書家帝怒曰汪應辰力言朕建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耶時賜發運使史正志緡錢二百萬爲均輸和糴之用應辰三上疏論之遂出知平江府然水銀實非買之應辰家也 五月甲寅裁減六部例額百五十人其餘百司三衙以是爲差

己未陳俊卿虞允文等上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會要 己巳尙書左僕射平章事陳俊卿罷初樞密承旨張說爲親戚求官憚俊卿不敢言會在告請於虞允文得之俊卿聞敕已出語吏留其敕說惶恐來謝允文亦媿爲之請俊卿竟不與時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三

八

寢爲請俊卿以爲不可允文請不已帝手札諭俊卿俊卿奏曰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憤切仰贊聖謨庶雪國恥然於國家大事必欲計其萬全不敢輕爲嘗試之舉是以前日留班面奏欲俟一二年間彼之疑心稍息吾之事力稍充乃可遣使往返之間又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兵臨我然後徐起而應之以逸待勞此古人所謂應兵其勝十可六七茲又仰承聖問臣之所見不過如此不敢改辭以迎合意旨不敢依違以規免罪戾不敢僥倖以上誤國事繼卽杜門上疏以必去爲請三上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陛辭猶勸帝遠佞親賢修政事以攘夷狄泛使未可輕遣其後遣使竟不獲要領而曾覲亦召還遂建節鉞躋保

傅士大夫莫有敢言者矣 丁丑知潮州曾造犯賊南  
雄州編管籍其家 戊寅詔給舍臺諫言事 夏主仁

孝之嗣位也國內多亂任得敬乃仁孝外祖抗禦有功  
遂相夏國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志誣殺宗親大臣仁  
孝不能制是歲分西南路及靈州囉龐嶺地與得敬自  
爲國庚辰上表于金爲得敬求封金主以問宰相尙書  
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不如因而許之金主  
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  
主本意况夏國稱藩歲久一旦逼於賊臣朕爲四海主  
寧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  
卻其貢物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自當固守今茲請命  
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得敬懼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三

九

仁孝乃謀誅之

召辛棄疾入對延和殿時虞允文當

國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  
持論勁直不爲迎合合作九議并應問三篇美芹十論獻

於朝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  
以講和方定議不行 閏月戊子以起居郎范成大爲

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初紹興要盟之  
日金先約毋得擅易大臣秦檜益思媚金禮文多可議

者而受書之儀特甚凡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  
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

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  
常悔恨每欲遣泛使直之陳俊卿屢諫不聽罷去至是  
乃令成大使金臨行帝謂之曰朕以卿氣宇不羣親加

選擇聞外議洵洵官屬皆憚行有諸成大對曰無故遣  
泛使近於啟釁不執則戮臣已立後爲不還計帝愀然  
曰朕不敗盟發兵何至善卿嚙雪餐糞或有之成大奏  
乞國書併載受書禮一節弗許遂行辛卯吏部尚書陳  
良祐論奏遣使乃啟釁之端萬一敵騎犯邊則民力困  
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聯禍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  
類乏遠謀對君父則言效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  
離之役不戰自潰瓜州之遇望敵驚奔孰可仗者此臣  
所以未敢保其萬全且今之求地欲得河南曩歲嘗歸  
版圖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  
邀重幣經理未定根本內虛又將隨而取之矣向之四  
郡得之亦勤尙不能有今又無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三

十

以虛聲下之乎況止求陵寢地在其中曩亦議此觀其  
答書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求釁必須遣使則祈請  
欽宗梓宮猶爲有辭奏入忤旨詔以良祐妄興異論不  
忠不孝貶筠州居住尋移信州 癸巳以梁克家參知  
政事 壬寅以江東漕臣黃石不親按行水災州郡降  
二宮 甲辰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辛次膺卒諡簡  
穆次膺以禮自防雖崎嶇亂離貧不自聊而一介不妄  
受立朝蹇諤仕宦五十年無絲毫挂吏議爲政貴清靜  
先德化所至人稱其不煩 戊申復置武臣提刑 六  
月壬子申嚴卿監郎官更迭外補之制 是月榮國公  
挺自東宮出居外第 吏部侍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  
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

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爲一事務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三

十一

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秋七月壬午金主秋獵放圍場役夫詔扈從糧食並從官給縱畜牧蹂踐禾稼者杖之仍償其直是月太史奏木火合宿主冊太子當有赦八月庚戌虞允文請蚤建太子帝曰朕久有此意事亦素定但恐儲位旣正人心易驕卽自縱逸不勤於學浸有失德朕所以未建者更欲其麻練庶務通知古今庶毋後悔耳夏任得敬以謀篡伏誅是月虞允文上乾道勅令格式九月壬辰賜蘇軾謚文忠是月范成大自金還初成大至金密草奏且言受書式并求陵寢地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旣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摺笏出之金主大

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旣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其復書略云和好再成界河山而如舊緘音遠至指鞏洛以爲言旣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卽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帝知成大忠懇有大用意冬十月辛未金主謂宰臣曰朕凡論事有未能深究其利害者卿等宜悉心論列無爲面從而退有後言也甲戌起居舍人趙雄請置局議恢復詔以雄爲中書舍人知烏程縣余端禮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響其氣敵强者先實後聲以俟其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三

三

機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震朔方而漠南無王庭者響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益眾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爲之謀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乘弊之機因其內釁而擊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漢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吳夫差牽於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攝其後而蹙之若漢高祖之追項羽此

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  
以此備邊安若泰山以此應敵動如破竹惟所欲爲無  
不如志帝喜曰卿可謂通事體矣是月高麗翼陽公  
皓廢其君睨而自立皓睨弟也以讓國奏於金金主曰  
讓國難事也必皓篡之耳卻其使而命有司詳問後皓  
復以覲表來言父遺訓傳位於皓金主乃封之十一  
月乙未召浙東總管曾覲提舉佑神觀丁酉加上德  
壽宮尊號曰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壽聖明慈  
太上皇后是月遣趙雄如金賀生辰別函書請陵寢  
及更受書之禮十二月戊申大閱癸酉罷發運司  
以史正志奏課不實責永州安置是歲南雄州民  
家豕生數豚首各具他獸形有類人者西安縣官塘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二十三 三

水旱

有物雞首人身高丈餘晝見於野

兩浙江東西福建

七年春正月丁丑金封皇子永升爲徐王永蹈爲滕王

永濟爲薛王

壬午金詔職官年七十以上致仕者不

拘官品並給俸祿之半

癸未帝諭輔臣曰本朝家法

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朕以大讐未復日不遑暇

如宮中臺殿上皇時爲之朕未嘗敢損益上皇到宮徘徊

周覽爲之興歎頗訝其不飾也

庚辰虞允文復請

建太子帝曰朕旣立太子卽令親王出鎮外藩卿宜討

論前代典禮允文尋擬詔以進

戊戌金尙書省奏汾

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金主曰朝

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尙書省樞密院生日節

辰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獻卽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去 帝作敬天圖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尙書所載敬天事編爲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虞允文對曰惟陛下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然之 金主謂宰臣曰往歲清暑山西近路禾稼甚廣殆無畜牧之地因命五里外乃得耕墾今聞民乃去之他所甚可矜憫其令依舊耕種事有類此卿等宜卽告朕 二月癸丑立恭王愷爲皇太子大赦進封慶王愷爲魏王初莊文太子卒慶王愷以次當立帝以恭王愷英武類已越次立之而進封愷爲魏王判寧國府帝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爲重其事備見文王世子須當多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三

十四

置僚屬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非正人不然一薛居州亦無益也尋以王十朋陳良翰爲太子詹事劉焯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 甲子詔寺觀毋免稅役 三月乙亥朔趙雄至金所請皆不許雄辭還金主使其臣宣諭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鞏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當爲爾國葬之無一語及受書事雄歸奏金主庸人耳於陛下無能爲役中原遺黎日望王師必有簞食之迎倒戈之舉帝甚悅 詔訓習水軍 丙子立恭王夫人李氏爲皇太子妃 己卯以知閣門事張說僉書樞密院事說妻吳氏太上皇后女弟也說攀緣擢拜樞府時起復劉琪同知樞密院事琪恥與之同事力辭不拜命下朝論譁然未有敢訟然攻之者左司員外郎

兼侍讀張栻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帝雖感悟尙未寢成命時范成大當制久不視草忽請對乃出詞頭納榻前帝色遽厲成大徐奏曰臣有引喻願得以聞閣門官曰引班乃郡典謁吏耳執政大臣倅貳比也苟州郡驟拔客將使爲通判官屬縱俛首吏民觀聽謂何帝霽威沈吟曰朕將思之明日說罷爲安遣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語人曰張左司平時不相樂固也范至能亦胡爲見攻指所坐亭材植曰是皆致能所惠也後月餘成大求去上曰卿言事甚當朕方聽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三

五

言納諫乃欲去耶成大竟不安於位以集賢修撰帥靜江致能成大字也夏四月丁未金歸德民臧安兒謀反伏誅甲子詔皇太子判臨安府辛未進臨安尹太

子與講官商較前代時出意表逮尹臨安究心民政周知情僞帝數稱之五月丁亥劉琪起復同知樞密院

事爲荆襄宣撫使琪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爲先王之罪人矣然尙有可諉者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有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又爲漢儒之罪人乎帝以義當體國責之琪乃手疏別奏略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



形者無所爲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敗今德未加修賢不得用賦歛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削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飢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爲恢復之實者大抵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算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荆襄四支也朝廷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犂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哉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圖之帝納其言爲寢前詔

庚寅金葬欽宗於鞏洛之原以一品禮

考異金史世宗禮紀是年三月辛

巳命有司以天水郡公旅櫬依一品禮葬於鞏洛之原宋史孝宗紀云五月庚寅金人葬欽宗於鞏原月日不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三

七

同蓋金主以三月辛巳命葬而葬禮則實成於五月庚寅也

六月己酉金主詔曰

諸路常貢數內同州沙苑羊非急用徒勞民耳自今罷之朕居深宮勞民之事豈能盡知似此當具以聞 壬

申詔兩淮墾田毋創增稅賦 秋七月庚子以王炎爲

樞密使四川宣撫使炎以興元府山河堰世傳漢蕭何

所作本朝嘉祐中提舉史炤上堰法獲降敕書刻之堰

上紹興以來戶口凋疎堰事荒廢遂委知興元府吳拱

修復發卒萬人助役宣撫司及安撫都統司共用錢三

萬一千餘緡盡修六堰濬大小渠六十五凡漑南鄭褒

城田二十三萬三千畝有奇詔獎諭拱 八月癸卯朔

金主詔朝臣曰朕嘗諭汝等國家利便治體遺闕皆可

直言外路官民亦嘗言事汝等終無一言凡政事所行

豈能皆當自今直言得失毋有所隱 丙辰詔兩淮民兵勿輸丁錢 金主謂宰臣曰五品以下闕員甚多而難於得人三品以上朕則知之五品以下不能知也卿等曾無一言見舉者欲畫久安之計與百姓之利而無良輔佐所行皆尋常事耳雖日日視朝何益卿等宜勉思之 九月壬申朔以江西湖南旱命募民爲兵 戊子安定郡王合德卒 冬十月甲寅金主謂宰臣曰朕已行之事卿等以爲成命不可復更但承順而已一無執奏且卿等凡有奏何嘗不從自今朕旨雖出宜審而行有未便者卽奏改之或在下位有言尙書省所行未便亦當從而改之 壬戌金使烏林答天錫來賀生辰要帝降榻問金主起居帝不許天錫跪不起虞允文請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三

七

帝還內命知閣門事王抃諭天錫曰大駕已興難再御殿使人以明日會慶節就見天錫慚而退癸亥隨班入見 丙寅金左丞相紇石烈良弼進睿宗實錄 戊辰

金主謂宰臣曰衍慶宮圖畫功臣已命增爲二十人如丞相韓企先自本朝興國以來憲章法度多出其手至於關決大政但與大臣謀議終不使外人知覺漢人宰相前後無比若褒顯之亦足示勸慎勿遺之 十一月

甲戌帝御集英殿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賜李廬制科出身 戊寅金主幸東宮謂太子曰朕爲汝措天

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昔唐太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

濱王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所爲若此安有不亡唐  
太宗又嘗謂高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  
宜卽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僞爲受恩  
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癸  
巳金羣臣加上尊號曰應天興祚欽文廣武仁德聖  
孝皇帝 十二月庚申詔閣門舍人依文臣館閣以次輪  
對 臨安尹周淙以獄空聞帝賜詔褒之自是屢奏屢  
獎 是歲湖南江東西路旱振之 金河決王村南京  
孟衛州界多被其害

八年春正月庚午朔班乾道勅令格式 丙申金以水

旱免中都西京南京河北河東山西陝西去年租稅

二月壬寅金主召諸王府長史諭之曰朕選汝等正欲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三

六

勸導諸王使之爲善如諸王所爲有所未善當力陳之  
倘或不從則具每日行事以奏若阿附不言朕惟汝罪  
也 乙巳詔改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

左右丞相 戊申遣姚憲等使金賀上尊號附請受書

事 辛亥以虞允文爲左丞相梁克家爲右丞相並兼

樞密使 罷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宰相陰主張說

欲伸前命故出拭知袁州栻在朝僅一年召對至六七

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宰相近習

皆憚之 癸丑以安慶軍節度使張說吏部侍郎王之

奇並僉書樞密院事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論說

不可執政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答詔給

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帝令翰林學士王曠草制給事中

姚憲書行罷衡爲起居郎必大濟並與在外宮觀希呂與遠小監當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國子監司業劉焯移書責宰相言說不當用出爲江西轉運判官於是說勢赫然無敢撓之者丙寅戶部尙書曾懷賜出身參知政事三月戊子詔省侍中中書尙書令員以左右丞相充其位庚寅金雨土丁酉金北京曹貴等謀反伏誅夏四月庚子賜禮部進士黃定以下三百八十九人及第出身是科得陸九淵舒璘考官呂祖謙謂九淵曰未承款教僅得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爲江西陸子靜也己酉殿中侍御史蕭之敏劾虞允文擅權不公允文請罷政許之翌日帝過德壽宮上皇曰采石之戰之敏在何許毋聽其去遂復留出之敏提點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三

五

江東刑獄乙丑詔再蠲兩淮二稅一年金大名尹荆王文以贓罪奪王爵降授德州防禦使僚佐皆坐不矯正解職文本名胡刺宗望之子京之弟也丙寅金右丞相紇石烈志靈卒諡武定金主嘗宴羣臣於太子宮顧志靈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皆此人力也及卒甚悼惜之曰志靈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後未有如此人也五月丙申立宗室銓試法癸未金主諭宰臣曰朕每次舍凡秣馬之具皆假於民間多亡失不還其主此彈壓官不職可擇人代之所過卽令詢問但亡失民間什物並償其直六月庚子封武德郎令撻爲安定郡王壬寅蠲兩淮歸正人撮收課子淮東巡尉有縱逸歸正戶口過淮者奪

官有差

秋七月辛巳罷淮西屯田官兵募歸正人耕

佃姚憲曾覲使金還所請復不許癸未以覲爲武泰

軍節度使王辰雨霽金罷保安蘭安權場金主謂

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

命罷之九月乙亥詔王炎赴都堂治事戊寅以虞

允文爲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初帝命選諫

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有文學

爲時所推重帝不報而用曾覲所薦者允文梁克家爭

之不從允文力求去故有是命仍進封雍國公丁亥

太白書見金鄜州李方等謀反伏誅巳丑賜虞允

文家廟祭器壬辰允文入辭帝諭以進取之方期某日

會河南允文言異時或內外不相應帝曰若西師出而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三

三

朕遲回卽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遲回卽卿負朕用李

綱故事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遣之俾卽殿門乘馬持節

而出冬十一月金曹國公主家奴犯事宛平令劉彥

弼杖之主乃折辱令丙子金主旣深責公主又以臺臣

徇勢偷安畏忌不敢言奪俸一月壬午金同州民屈

立等謀反伏誅戊子金主屏侍臣與宰臣議事記注

官亦退金主曰史官記人君善惡朕之言動及與卿等

所議皆當與知其於記錄無或有隱可以朕意諭之

十二月丁酉金冀州王瓊等謀反伏誅戊戌蠲兩淮

明年租賦甲辰詔京西招集歸正人授田如兩淮

辛亥金詔金銀坑冶聽民開採毋得收稅是月金德

州防禦使文以謀反伏誅文旣失職居常怏怏日與家

奴石抹合住忽里者爲怨言合住揣知其意因言南京路猛安阿古合住謀克頗里銀朮可與大王厚善果欲舉大事彼皆願從文信其言乃召術者康洪占休咎密以謀告洪洪言來歲甚吉文厚謝洪使家僮剛哥以書幣往南京約阿古等剛哥見阿古等不言其本來之事還給文曰阿古從大王矣文乃遣兵仗畫陣圖爲反計家奴重喜詣河北東路上變府遣官至德州捕文文夜與合住忽里者等亡去金主督所在捕之文亡命凡四月至是獲伏誅康洪論死餘皆坐如律釋文妻朮實懶下詔曰德州防禦使文北京曹貴鄜州李方皆因術士妄談祿命陷於大戮凡術士多務苟得肆爲異說自今宗室宗女有屬籍者及官職三品以上除占問嫁娶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三

三

修造葬事不得推算祿命違者徒二年重者從重治之是歲隆興府江筠州臨江興國軍大旱四水金尙書省奏言河移故道水東南行其勢甚大可自河陰廣武山循河而東至原武陽武東明等縣孟衛等州增築隄岸從之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二十四

富陽夏氏校本

刑部尚書徐乾學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四

起昭陽大荒落正月盡著雍掩茂三月凡五年有二月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帝

乾道九年春正月辛未僉書樞密院事王之奇罷 癸

酉金尚書省奏南客車俊等因榷場貿易誤犯邊界罪

當死金主曰本非故意可免罪發還毋令彼國知之恐

復治其罪 乙亥以張說同知樞密院事戶部侍郎沈

夏僉書樞密院事 辛巳以刑部尚書鄭聞僉書樞密

院事 考異按薛鑑與沈夏同日拜誤也今據宰輔表改正 己丑樞密使王炎罷

考異己丑宋史孝宗輔作辛未與王之奇同日罷今從宰輔表 閏月辛酉金洛陽縣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四

一

賊攻廬氏縣殺縣令李庭才亡入南界 二月乙卯修

廬州城 壬申蠲江西旱傷五州逋負 乙亥青羌奴

兒結寇安靜砦黎州推官黎商老戰死夔州轉運判官

趙不意攝制司以討之奴兒結吐蕃之種也時遣其首

領夢束畜列率數千人入漢地二百餘里成都大震不

息靜以鎮之召僚屬飲夜遣步將領飛山軍徑赴沈黎

又徙綿州兵戍邛州為後援戒之曰堅守勿出密檄諸

蕃部生獲吐蕃一人賞十縑殺一人二縑於是邛部川

首領崖襪合諸部落大破吐蕃於漢源殺夢束畜列以

其首來獻凡十有六日而平不意嗣濮王宗暉曾孫也

性篤孝生七歲父士圃從徽宗北遷每一思慕旦夕泣

血及長力學不間寒暑母曹氏止之答曰君父之讐未

報非敢志富貴也居官所至有聲民或畫像以祀立朝好言天下事與朱熹張栻爲友每宴禁中帝必顧太子曰此賢宗室也 乙酉皇孫榮國公挺卒追封豫國公

丁亥特贈蘇軾爲太師

三月甲午禁北界博易銀

絹

乙卯金主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

陵遷都永安女真人寢忘舊風朕及見女真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真風俗第以朕故猶尙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太子詹事劉仲誨請增東宮牧人及張設金主曰東宮諸司局人自有常數張設已具尙何增益太子生於富貴易入於侈惟當導以淳儉朕自卽位以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四 二

來服御器物往往仍舊卿以此意諭之 丙辰復分淮

南安撫使爲東西路

夏四月己巳金制出繼子所繼

財產不及本家者以所繼與本家財產通數均分 乙

亥金主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詞顧謂太子及諸王

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

汝輩知之汝輩自幼惟習漢俗不知女真純實之風至

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汝輩當體朕意至於

子孫亦當遵朕教誡也 己丑皇太子解臨安尹事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戊戌金禁女真人毋得譯爲

漢姓

甲辰金尙書省奏鄧州民范三毆殺人當死而

親老無侍金主曰在醜不爭謂之孝孝然後能養斯人

以一朝之忿忘其身而有事親之心乎可論如法其親



官與養濟醜下當有夷字豈史家因忌諱而去之

己未迪功郎朱熹特

改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先是陳俊卿劉琪薦熹為

樞密院編修官屢召不至梁克家奏乞褒錄之或言熹

學問淹該但泥於所守差少通耳帝曰熹安貧樂道廉

退可嘉遂有是命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踰年

始拜命 秋七月庚子金復以會靈府為上京 壬寅

青羌奴兒結降 庚戌金罷歲課雉尾 八月丙子臣

僚言江西連年荒旱不能預興水利為之備於是乃降

詔曰朕惟旱乾水溢之災堯湯盛時有不能免民未告

病者備先具也豫章諸郡縣但阡陌近水者苗秀而實

高仰之地雨不時至苗輒就槁意水利不修失所以為

早備乎唐章丹為江南觀察使治陂塘五百九十八所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四

三

灌田萬一千頃今諸道名山川源甚眾民未知其利然

則通溝瀆瀦陂澤監司守令顧非其職歟其為朕相邱

陵原隰之宜勉農桑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朕將

卽勤惰而寓賞罰 九月丙申梁克家等上中興會要

太上皇及皇帝玉牒 庚子命盱眙軍以受書禮移牒

泗州示金生辰使金使不從 辛亥金大名府僧李智

究等謀反伏誅 冬十月辛未右丞相梁克家罷克家

時獨相貴戚權幸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以與張說議

使事不合遂求去出知建寧 壬申喬雲見 甲戌以

曾懷為右丞相鄭聞參知政事張說知樞密院事沈夏

同知院事 丁亥金賀會慶節完顏襄等入辭別函申

議受書之儀仍示虞允文速為邊備 十一月辛卯詔

樞密院除授及財賦事關中書門下省其邊機軍政更不錄送 戊戌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改明年爲淳熙元年 壬子金吏部尙書梁肅請禁奴婢服羅綺金主曰近已禁其服明金行之以漸可也且教化之行當自貴近始朕宮中服御常自節約卿等宜更從儉素使民知所效也 十二月己未朔戒勅沿邊諸軍毋輒遣間探招納叛亡 甲子同知樞密院事沈夏罷 乙丑以御史中丞姚憲僉書樞密院事 乙酉金遣完顏璋等來賀明年正旦以議受書儀不合詔俟改日以太上皇有旨姑聽仍舊丁亥璋等入見 是歲浙東江東西湖北旱

淳熙元年春正月乙未禁淮西諸關採伐林木 丙午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四 四

禁兩淮耕牛出境 以交趾入貢詔賜國名安南封南平王李天祚爲安南國王 二月壬戌金以完顏璋之來宋使人就館奪其書而重賂之杖璋百五十除名仍以所受禮物入官 癸酉四川宣撫使雍國公虞允文卒先是帝嘗謂允文曰丙午之恥當與丞相共雪之故允文許帝以恢復使蜀一歲無進兵期帝密詔趣之允文言軍需未備帝不樂至是遣二介持御札賜之而允文已卒不知其所言後數年帝幸白石大閱見軍皆少壯謂輔臣曰此虞允文行沙汰之效也尋贈太傅諡忠肅允文慷慨磊落有大志言動有則望而知爲任重之器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夙夜忠勤無與二焉 辛巳爲郭浩立廟於金州 三

月甲午金主謂大臣曰海陵純尙吏事當時宰執止以  
案牘爲功卿等當思經濟之術不可狃於故常也 丙  
申參知政事鄭聞罷爲四川宣撫使 金完顏璋旣以  
來使獲罪因遣刑部尙書梁肅爲宋國詳問使其書略  
曰盟書所載止於帝加皇字免奉表稱臣稱名再拜量  
減歲幣便用舊儀親接國書茲禮一定於今十年今知  
歲元國信使到彼不依禮例引見輒令迫取於館姪國  
體當如是耶往問其詳宜以誠報癸丑肅入見帝仍立  
接國書肅還附書謝金主大喜欲以肅爲執政左丞相  
紇石烈良弼曰梁肅可相但使宋還卽爲之宋人自此  
輕我矣乃止 夏四月乙丑金主諭宰臣曰聞愚民祈  
福多建佛寺雖已條禁尙多犯者宜申約束無令徒費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四 五

財用 戊寅遣張子顏等使金報聘 己卯以姚憲參  
知政事戶部尙書葉衡僉書樞密院事 六月丙辰朔

詔禮官別論別建四祖廟正太祖東向之位從禮部侍  
郎李燾議也 癸酉改江陵府爲荆南府 戊寅右丞

相曾懷罷先是臺官詹亢宗季棠論事因中懷懷遂求  
退且乞辯明誣謗大理寺根究無實乃貶責亢宗及棠

言者追論參知政事姚憲與亢宗等通謀陷懷以取相  
位乃罷憲甲申落職與祠以葉衡參知政事 秋七月

丁亥復以四川宣撫使鄭聞參知政事 壬辰復以觀  
文殿大學士曾懷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己酉詔姚憲

南康軍居住 八月己未知樞密院張說罷以徽猷閣  
學士楊傑僉書樞密院事帝廉知說欺罔數事命侍御

史范仲芑究之遂與祠諫官湯邦彥又劾其姦贓乃責居撫州後許自便數年死 九月乙酉朔以曾覲爲開府儀同三司 冬十月乙卯朔金圖畫功臣於衍慶宮金王思太祖太宗創業艱難求當時羣臣勲業最著者二十一人圖畫於衍慶宮聖武殿之左右廡遼王斜也金源郡王撒改遼王幹本秦王粘沒喝宋王幹离不梁王兀朮金源郡王習不失金源郡王幹魯金源郡王谷神金源郡王婁室楚王謀良虎魯王闍母金源郡王銀朮可隨國公阿離合懣金源郡王迪古乃豫國公蒲家奴金源郡王撒离喝充國公劉彥宗特進幹魯古齊國公韓企先特進習室 辛酉立金銀出界罪賞 丙寅參知政事鄭聞卒 壬午以魏王愷判明州 十一月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四

六

甲申朔日有食之

戊戌以禮部侍郎龔茂良參知政

事僉書樞密院事楊傑罷茂良先爲廣東提刑建學右

文掩骼埋胔有善政爲江西運判救荒功尤著除禮部

侍郎帝亟欲用之手詔問國朝典故有從官徑除執政

例遂并參知政事奏事賜坐帝顧葉衡及茂良曰兩參

政皆公議所與衡等起謝帝從容曰自今諸事毋循私

若鄉曲親戚未須援引朕每存公道設有誤卿等宜力

爭君臣之間不可事形迹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遇有

不可自當啟沃豈容迹見於外因上言官人之道在朝

廷則當量人才在銓部則宜守成法法本無弊例實敗

之法者公天下而爲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

之公者也昔之患在於用例破法今之患在於因例立

法諺稱吏部爲例部今七司法雖不無疎略然守之亦可以無弊而徇情廢法相師成風蓋用例破法其害小因例立法其害大法令繁多官曹冗濫職由此也望令重行考定非大有牴牾者弗去稍涉寬縱者悉刊止之庶幾賅謝之姦絕冒濫之門塞矣乃詔有司刊定七司法

金主諭尙食局使曰大官之食皆民脂膏日者品味太多不可徧舉徒爲虛費自今進可口者數品而已

丙午右丞相曾懷罷戊申以葉衡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衡有才智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人謂出於曾覲云

十二月丁巳以吏部尙書李彥穎僉書樞密院事

丙辰罷鐵錢改鑄銅錢 壬申葉衡等上眞宗玉牒

臣僚言出賣官田二年之間三省戶田困於文移監司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四

七

州郡疲於出賣上下督察不爲不至始限一年繼限二年已賣者纔十三已輸者纔十二蓋賣產之家無非大姓估值之初以上色之產輕文價貫揭榜之後率先投狀若中下之產無人屬意所立之價輕重不均莫若且令元佃之家著業輸租猶可歲得數十萬斛從之

二年春正月癸巳前宰相曾懷梁克家坐擅改堂除克家落職懷降職 三月乙巳詔武舉第一人補秉義郎

堂除諸軍計議官

夏四月乙卯賜禮部進士詹駉以下四百三十六人及第出身蜀人楊申對策言恢復之

志不墜者二事一謂妃嬪滿前聖意幾於惑溺一謂策士之始以談兵爲諱帝覽不悅置之第五等是科得羅點 己巳宴輔臣於玉津園帝謂葉衡等曰朕嘗觀無

逸篇見周公爲成王歷數商周之君享國久遠眞後世  
龜鑑衡等奏曰陛下能以無逸爲鑑眞社稷無窮之福  
也帝又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何如不可有黨如唐  
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  
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爲  
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  
爲清議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爲  
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爲清高駸駸不已如東漢激成黨  
錮之風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書諸紳 龔茂良  
與周必大薦宜黃知縣劉清之召入對首論民困兵驕  
大臣退託小臣苟媮願陛下廣覽兼聽并謀合智清明  
安定提要挈綱而力行之古今未有俗不可變弊不可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四

八

革者變而通之亦在陛下方寸之間耳又言用人四事  
一曰辯賢否道義之臣大者可當經綸小者可當儀刑  
功名之士大者可使臨政小者可使立事至於謀富貴  
利達者下也二曰正名實今百有司職守不明非曠官  
則侵徇願詔史官考究設官之本意各指其合主何事  
制旨親定載之命書依開寶中差諸州通判故事使人  
人曉然知之而行賞罰焉三曰使材能軍旅武臣錢穀  
能吏必臨之以忠信不欺之士使皆得以效其所長四  
曰聽換授謂文武之官不可用違其才然不當許之自  
列宜令文武臣四品以上各以性行材略及文武藝每  
歲互舉堪充左右選者一人於合入資格外例與優獎  
帝深然之 五月辛卯諭宰相以朝政闕失士民皆得

獻言趙雄奏事帝曰今夏蠶麥甚熟絲米價平可喜雄  
奏孟子論王道始於不饑不寒帝曰近世士大夫好高  
論恥言農事微有西晉風豈知周禮與易言理財周公  
孔子曷嘗不以理財爲務且不獨此士夫諱言恢復不  
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爲人所據亦投牒理索否  
雄曰陛下志在大有爲敢不布堯言書之時政詔 茶  
寇賴文政起湖北轉入湖南官軍數爲所敗庚子命鄂  
州都統李川調兵捕之 乙巳詔知縣三年爲任 六  
月庚戌朔以四川宣撫使沈夏同知樞密院事 辛酉  
罷四川宣撫司 以倉部郎中辛棄疾爲江西提刑節  
制諸軍討捕茶寇用葉衡之薦也 丁卯以左司諫湯  
邦彥言蔣芾王炎並落職芾建昌軍炎袁州居住 是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四 九

月茶寇自湖南犯廣東

秋七月辛丑有星孛於西方

八月丙辰江西總管賈和仲以捕茶寇失律除名賀  
州編管 甲子賜安南國王印 丁卯蠲湖南江西被

寇州縣租稅

丁丑遣左司諫湯邦彥使金申議

九

月乙卯朔湯邦彥分請揚廬州荆南襄陽府金州興元  
府興州爲七路每路文臣一人充安撫使以治民武臣  
一人充都總管以治兵三載視其成以議誅賞從之

乙酉賑恤淮南水旱州縣

辛卯高麗西京留守趙位

寵以慈悲嶺至鴨綠江四十餘城叛附於金金主曰朕  
懷綏萬邦豈助叛臣爲虐執其使付高麗位寵尋伏誅

乙未右丞相葉衡罷初帝諭執政選使求河南陵寢  
地衡奏湯邦彥有口辯宜使邦彥請對知薦出於衡恨

之因奏衡對客有訕上語帝大怒即日罷衡 丁未同  
知樞密院事沈夏罷 贈趙鼎太傅追封豐國公 閏  
月丁巳以李彥穎參知政事翰林學士王淮僉書樞密  
院事 是月辛棄疾誘賴文政殺之茶寇平遂奏疏曰  
今朝廷清明比年李全賴文政陳子明李峒相繼竊發  
皆能一呼嘯聚千百殺掠吏民至煩大兵翦滅良由州  
以趣辦財賦爲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州不敢問縣  
以並緣科斂爲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縣不敢問田  
野之民郡以聚斂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  
豪民以兼并害之盜賊以剽奪害之民不爲盜去將安  
之夫民爲國本而貪吏迫使爲盜今年剿除明年剗盪  
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損則折欲望陛下深思致盜之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四 十

由講求弭盜之術無徒恃平盜之兵申飭州縣以惠養  
元元爲意有違法貪昧者使諸司各揚其職勿但按舉  
小吏以應故事自爲文過之地詔獎諭之 冬十月壬

午加上德壽宮尊號曰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  
經文緯武太上皇帝壽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 庚戌

麗正門內火 初金唐古部族節度使移刺毛得之子

殺其妻而逃金主命捕之至是皇姑梁國公主請赦之

金主謂宰臣曰公主婦人不識典法罪尚可恕毛得請

託至此豈可貸宥不許 戊午提點坑冶王揖進羨餘

十萬緡詔卻之 十二月辛巳班瀆熙吏部七司法

甲午立春帝以上皇來年壽七十預於是日詣德壽宮  
行慶壽禮大赦文武官封父母賞諸軍議放天下苗稅



三之一大臣言國用不足乃止

三年春正月甲寅以常州旱寬其逋負之半 振淮東

饑仍命貸貧民種 丙寅金主與親王宰執從官論古

今興廢事曰經籍之興其來久矣垂教後世無不盡善

今之學者既能誦之必須行之然知而不能行者多矣

苟不能行誦之何益女真舊風最爲純直雖不知書然

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者老接賓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

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當習學之舊風不

可忘也 戊辰金宮中火 二月甲申賜韓世忠謚曰

忠武 庚寅金藩王妃徒單氏以姦伏誅妃平章政事

克甯之女也克甯坐是罷 端明殿學士汪應辰卒謚

文定應辰接物溫遜而遇事特立不回流落嶺嶠十有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四 十一

七年秦檜死始還朝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少從呂居仁

胡安國游見張杖呂祖謙深器許之告以造道之方嘗

釋克己之私如用兵克敵易懲忿窒慾書剛制於酒懲

窒剛制皆克勝義可不常省察乎其義理之精如此好

賢樂善出於天性尤篤友愛嘗以先疇遜其兄衢雖無

屋可居不顧也 三月丙午朔日當食陰雲不見 戊

申金臨潢雨豆 辛亥上上皇日麻於德壽宮 己未

置六部編勅司 壬申立任子參選覆試法 夏四月

丙戌金詔京府設學養士 丁亥雨雹 己丑貶葉衡

郴州安置 丁酉湯邦彥陳雷以奉使無狀除名邦彥

新州雷永州編管邦彥至金拒不納旬餘乃引見夾道

之士皆控弦露刃邦彥怖甚不能措一辭而還帝大怒

竄之嶺南詔葉衡自便復官與祠自是陵寢之議遂息

己亥詔諸路提刑歲五月理囚 五月戊申金南京

宮殿火留守轉運兩司官皆抵罪 癸丑合利州東西

路爲一 安南國王李天祚卒子龍翰嗣 壬申太白

書見 金翰林學士徒單子温進所譯史記西漢書貞

觀政要白氏策林金主命頒行之遂選諸路學生三十

餘人令編修官温迪罕締達教以古書習作詩策 六

月乙酉減四川酒課四十七萬餘緡 甲午召朱熹爲

秘書郎不至時熹主管台州崇道觀龔茂良奏熹操行

耿介遂有是除熹力辭遂改主管武夷山冲佑觀 除

呂祖謙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官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

宗實錄也 是月金山東兩路蝗 秋七月壬子金夏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四 三

津縣合移刺山住坐贓伏誅 乙丑禁浙西圍田 八

月乙亥以王淮同知樞密院事禮部尙書趙雄僉書樞

密院事除劉清之通判鄂州鄂俗計利而尙鬼家貧子

壯則出贅病則聽於巫死則畀諸火清之皆諭止之

九月提舉玉隆萬壽宮李浩卒浩立朝慨然以時事爲

己任忠憤激烈言切時弊以此見忌於眾平居未嘗假

人以辭色不知者以爲傲或譖於帝前帝譴擿其無他

在朕前亦如此非爲傲者小人謀害無所不至獨賴帝

察其衷始終全之爲郡尤廉潔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

物平生奉養如布衣時嘗論風俗不美者入其言曰陛

下求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貴執守而臣下專務順從

惜名器而僥倖之路未塞重廉恥而趨附之門尙開儒

術可行而有險諛之徒下情當盡而有壅蔽之患期以  
氣節而偷情者得以苟容責以實效而誕慢者得以自  
售帝嘉其直諫云 冬十月丙子冊貴妃謝氏爲皇后  
后丹陽人幼孤鞠於翟氏冒其姓及長選入宮侍太上  
皇后以賜帝累位貴妃夏后崩中宮虛位妃侍帝過  
德壽宮太上諭帝立之遂復姓 庚辰詔曰鬻爵非古  
也夫理財有道撙節出入足矣輕官爵以益財貨朕甚  
不取自今除歎歲民願入粟賑饑有裕於眾者聽取旨  
補官其餘一切停罷 十一月癸丑郊大赦 十二月  
甲午追封吳玠爲涪王 帝以袁樞所編通鑑紀事賜  
東宮與陸贄奏議并讀曰治道盡於此矣 是歲京西  
湖北諸州興元府金洋州旱紹興府台婺州水並振之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四 三

四年春正月丙午金有司奏高麗所進帶乃石似玉者  
金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識誤以爲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  
其物若復卻之豈禮體耶 壬戌金詔海陵時大臣無

辜被戮家屬籍沒者並釋爲良 金葬遼宋被害子孫

於廣甯河南舊陵 丙寅雨雹 丁卯班瀆熙祿 二

月乙亥帝視太學命祭酒林光朝講中庸遂視武學學

官諸生進秩賜賚有差傅伯壽上言從祀於文宣廟者

若當時門弟子或歷代之名儒固無可議武成之廟所

從祀者出於開元銓次失之太雜太祖去白起之像太

宗黜韓信而升趙充國黜李勣而升李晟去取之間所

以示臣子之大節也然王翦無異白起而彭越臣節不

終亦同韓信王僧辯雖平侯景反連和於齊吳明徹雖

取河南然爲周所俘不能死節韋孝寬楊素慕容恪長孫嵩慕容紹宗宇文憲王猛斛律光于謹或系出遐荒或屈節僭僞豈足多錄若夫尹吉甫之伐玁狁召虎之平淮夷皆有周之名將陳湯之斬單于傅介子之刺樓蘭馮奉世之平莎車班超之定西域皆爲漢之雋功在晉則謝安祖逖在唐則王忠嗣張巡皆闕而不錄宜命有司討論尋詔武成王廟升李晟於堂上降李勣於李晟位次仍以曹彬從祀 三月乙巳以史浩爲少保觀

文殿大學士體泉觀使兼侍讀 己酉龔茂良呂祖謙等上仁宗玉牒徽宗實錄皇帝玉牒祖謙入對上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向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四 古

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耶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倘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隔脈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爲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

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 辛亥金詔免河北山東陝西河東西京遼東等十路去年被旱蝗租稅 壬子詔李龍翰襲封安南國王 夏四月戊寅金主諭宰臣曰郡縣之官雖以罪解一二歲後亦須再用猛安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四

五

謀克當太祖創業之際皆勤勞有功其世襲之官不宜以小罪奪免 甲午給歸正官子孫田屋 六月丁丑參知政事龔茂良罷自葉衡免茂良以首參行相事會史浩自明州召爲醴泉觀使兼侍讀茂良求去帝曰朕以經筵召浩卿不須疑旣而曾覲欲以文資錄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繳進覲大怒因茂良入堂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叱之光祖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帝諭覲往謝茂良取光祖於臨安府杖之御劄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帝遣使諭復位戶部員外郎謝廓然覲黨也忽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林光朝繳還詞頭帝怒罷光朝光朝與茂良同里茂良遂引疾求去除

知建康帝諭茂亘曰朕極知卿不敢忘俟議恢復卿當再來且令內殿奏事乃手疏恢復六事以進曰天意曰人事曰賦財曰將帥而所以用之者曰謀曰時帝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廓然因劾之遂責降英州安置父子卒於貶所皆覲所使也覲前雖預事未敢肆至是竄逐大臣士始側目重足矣茂亘平生不喜言兵去國之日乃言恢復論者謂其迎合上意希冀復留及朱熹得其疏稿則事雖恢復而其意乃極論不可輕舉深爲之歎息己卯以王淮參知政事 金主謂宰臣曰朕年老矣恐因一時喜怒處置有所不當卿等卽當執奏毋爲面從成朕之失 癸未升蜀州爲崇慶府 甲申詔自今宰執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四

六

朝殿得旨事須覆奏乃行

秋七月辛丑振襄陽饑民

戊申班御史臺彈奏格

乙酉罷王雱從祀孔子

甲子班涇熙重修敕令格式

是月金大雨河決 八

月庚辰金主謂宰臣曰今之在官者同寮所見事雖當理亦以爲非意謂從之則恐人謂政非己出如此者多朕甚惡之今觀大理寺所斷雖制有正條理不能行者別具情見朕惟取其所長夫人能取他人之善者而從之斯可謂善矣又曰今下僚豈無人材但在上者不爲汲引惡其材勝己故耳 辛巳禁耕牛過淮 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己亥命修築海潮所壞塘岸 辛丑

金封皇子永德爲薛王 庚戌歲星熒惑太白聚於尾

宋史無

戊午閱蹴鞠於選德殿

冬十月己巳夏國

進百頭帳於金主詔卻之境上其使因邊臣求入乃許之 辛巳金主謂宰臣曰今在位不聞薦賢何也昔狄仁傑起自下僚力扶唐祚使旣危而安延數百年之永仁傑雖賢非婁師德何以自薦乎 癸未金主謂宰臣曰近觀上封章者殊無大利害且古之諫者旣忠於國亦以求名今之諫者爲利而已如戶部尙書曹望之濟南尹梁肅皆上書言事蓋覬覦執政耳其於國事竟何所補達官如此況餘人乎昔海陵南伐太醫使祁宰極諫至戮於市本朝以來一人而已 十一月庚子以趙雄同知樞密院事壬戌太白晝見 十二月戊辰金以渤海舊俗男女婚娶多不以禮必先攘竊以奔詔禁絕之犯者以姦論 壬申金主諭宰執曰朕今年五十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四

七

有五若踰六十雖欲有爲而莫之能矣宜及朕康強凡國家政事之未完與法令之未一者能修舉之卿等開陳朕不敢怠 乙亥大閱 是歲福州建甯府南劍州水並振之

五年春正月辛丑待御史謝廓然乞戒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未幾秘書郎趙彥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爲師可矣而別爲洛學飾怪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僞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帝從之

庚申金免中都河北河東山東南陝西等路前年被災租稅 陳亮自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修於家

益力學著書嘗園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爾蓋以地  
下於西湖也至是亮更名同詣闕上書曰臣惟中國天  
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  
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  
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  
哉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  
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也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  
塘又三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主其  
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倣  
以全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破兵最  
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蕃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  
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四

六

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  
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  
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國  
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  
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  
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  
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  
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  
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  
欲鼓東南習安肥弱之眾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  
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  
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



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其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往往倚荆雍以爲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當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間降爲荒落之邦至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被禍尤極民食無所從出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四

五

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又曰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讐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

愚書奏帝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  
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曾覲知之  
將見亮亮恥爲覲所知踰垣而逃覲不悅大臣尤惡其  
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  
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復詣闕上  
書者再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墓  
甯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  
士飲醉中戲爲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  
刑部侍郎何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  
嫌之以狀聞事下大理管掠無完膚誣服爲不軌時帝  
已廉知其事奏入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  
牘於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被殺者嘗辱亮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四

三

父其家疑事由亮聞於官囚亮父於州獄臺官論亮情  
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辛棄疾羅點素高  
亮才力援之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  
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  
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理於  
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睥面盎背則於諸儒誠  
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  
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  
之心胷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譏朱熹呂祖謙輩  
也 二月甲申雨土 三月丁未參知政事李彥穎罷

壬子以觀文殿大學士史浩爲右丞相兼樞密院使  
帝謂浩曰自葉衡罷虛席以待卿久矣 己未以王淮

知樞密院事趙雄參知政事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二十四

三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二十四終



